孔學錄存

四依法：一、人依不法依。　二、經義了依不依了義。　三、語依不義依。　四、識依不智依。

春秋時人心目中的孔子（上）　三學　03
春秋時人心目中的孔子（中）　三學　07
春秋時人心目中的孔子（下）　三學　12
二十年治一怒字　海會　15
石頭上的儒家文獻　吉光　16
淇水的竹子　治煩　17
吳石嶺裡藏古書　三學　19
一則建築廣告　三學　20
您一生經營什麼　三學　22
千年遺跡人猶誦—巡禮都江堰　三學　25
捨己為人（上）　徐自民　30
捨己為人（下）　徐自民　34
〈大學〉首章解（上）　雪廬老人　38
〈大學〉首章解（中）　雪廬老人　42
〈大學〉首章解（下）　雪廬老人　45
一見便知己　平生有幾人　三學　48
雪廬詩選讀（上）　徐自民　54
雪廬詩選讀（中）　徐自民　57
雪廬詩選讀（下）　徐自民　60
救貧　三學　63
為仁由己　三學　65
論語與孔子人格精神　劉百閔　69
評析「嗆」字　文松　72
良心的燈盞　阿蓮　74
論語講習班第十三期結業典禮致詞　徐自明　77
真正的財富　阿蓮　81
學《論語》鋪底子　雪廬老人　84
學而不問　沒有學問　陳琦萍　86
賣瓜　洗心　88

孔學錄存

庭訓與師道　孔德成　90
三年不言天下和　元亨　92
風調雨順　三學　95
精美人品從詩來—孔門解經實例　濯生　98
中庸第一章研讀（一）　徐自民　101
中庸第一章研讀（二）　徐自民　103

四依法：　一、人依不法依。　二、經義了依不依了義。　三、語依不義依。　四、識依不智依。

春秋時人心目中的孔子（上）

●三　學

現今尊孔子為至聖先師者雖大有人在，也有人視孔子只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員而已，何必獨尊孔子為至聖、稱先師？想把孔子從「至聖先師」的位置拉下來，與老、莊、楊、墨平起平坐，視孔子為一般凡人而後已。

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的最後，談到他周游天下，來到山東曲阜，看到孔子的廟堂、車駕、服飾、禮器，見到許多學生還在孔子家中按時演禮。司馬遷低迴不已，久久不肯離去。想想天下君王，乃至一般賢人，活著的時候光彩一生，死後便沒沒無聞，而孔子一介布衣，他的德風竟能留傳十幾世代，後世學者以他為宗，天子王侯凡講六藝者，莫不「折中於夫子」以孔子所言為標準，真「可謂至聖矣」。實際上，從《論語》春秋人物的眼中，孔子就已具備聖人智慧，及良師的高明教化。謹從《論語》一書，透過與孔子同時代人的觀點，一窺先師聖人的不凡。

精通倫理

孟懿子、孟武伯父子，流著與魯君相同的血源，與季孫、叔孫連手掌握魯國大部分的權利，這對貴族父子，都曾問孝於孔子。孔子以「無違」二字指點孟懿子，若能無違父親的旨意，好好學禮，就算盡孝了。又以「父母唯其疾之憂」，提醒孟武伯，唯有生病一事讓父母操心外，其餘立身處事，都不勞雙親掛心，就算是孝順了。

孟孫父子以貴族之尊，如何肯降貴紆尊不恥下問？因為孔子是一位當世「精通倫理」的聖人智者。

善於教化

孔子，何時被尊為萬代之師？晉朝陶淵明詩：「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陶淵明採菊南山安貧樂道，正是師法孔子的「憂道不憂貧」。隋文帝正式奉孔子為「先師尼父」。在春秋當代，孔子就是一位很多人都想及門受教的良師，例如〈述而篇〉：「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互鄉是個固執不通的鄉里，一位互鄉童子卻規規矩矩來上門請教，孔子也樂意開導他。這樣固執難以溝通的鄉民，也曉得把握良機師事孔子。孔門三千弟子都是有志之士，慶幸與聖人同世，心甘情願離鄉背井前來用功受教。入門之後，孔夫子果然是「循循然善誘人」的良師，造就了十哲、七十二賢等教化成績，令人讚歎不已。

（司馬遷說：孔子一介布衣，德風竟能留傳十幾世代，真可謂至聖矣。）

孔子教化有成，造就了一批治世長才，看在當權者的眼裡，孔門有如一座「人才寶庫」，誰不想攬為己用？例如：

孟武伯問子路、冉求、公西華仁乎？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

季康子問：仲由、端木賜、冉求可使從政也與？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孟武伯知道孔子之學以仁為本，只要問誰是仁人，誰就是學有所成的人才。哀公也很清楚，只要問那一位弟子好學，誰就是輔佐君王的大才。至於季康子、季子然就直接指名某某能不能從政、某

某能否做臣子。這些握有權柄的君臣，以為用爵祿就能籠絡孔門弟子，卻忽視了孔子「為政以德，養民以惠」的教化大主意。

年輕知禮

孔子提出「德、禮、政、刑」四法治理人群，其中又以「禮讓」最為必要。孔子說：「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禮讓」政治是孔子心目中最為美好的境界，唯有禮讓方能長治久安。至於政令、刑法，如割癰治病的手術刀，非不得已不用。

孔子的「知禮」，在年輕時便名聞於世，〈八佾篇〉云：「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孔子參與周公廟祭祀，廟裡的祭器、供品、儀節等等，他一一向主事者請問，所以旁人才會說：「誰說鄹邑家的孩子懂禮啊！到了太廟樣樣都要問一遍。」孔子父親曾任鄹邑大夫，這時的孔子年紀還輕，所以人們暱稱「鄹人之子」。雖然孔子年紀尚輕，而「知禮」之名卻早已眾所周知了。

時禮演，祭助廟公周與參子孔）（。教請一一要都他節細祀祭，

擅長政治

從《論語》的書名，可知書裡記錄許多問答討論，討論最多的

議題，莫過於「問政」了。孔子通達古聖智慧，嫻孰三代以來的為政經驗，在家鄉魯國，魯定公、魯哀公、季康子、陽貨都曾就教於孔子，該如何為政。周遊各國時，齊景公、衛出公、葉公等國君也把握良機向孔子請益為政之道。甚至叛臣如佛肸、公山弗擾也急欲邀請孔子相助。

這些位高權重者，一向好自用而好自專，怎麼肯移樽就教於孔子？一者孔子「溫良恭儉讓」的風範，使掌權者放心，孔子不會威脅他們的權位；再者孔子精通政治，有高明的為政理念，有從政的實務經驗，做中都宰一年有成，四方人士來觀摩學習；當大司寇兼攝相事，三月大治，市場物價平穩，男女守禮，遠人賓至如歸。這樣一位為政高人，活活生生的現在眼前，誰肯錯過呢？

靈公鬧笑話

肯定孔子是一位精通倫理、教化、知禮、為政者，於孔子全貌，雖不中不遠矣。若學養程度不足，看孔子就有失準確。例如衛靈公對遠道而來的孔子，絕口不問齊家治國之道，卻「問陳於孔子」，要孔子教他如何布陣打戰。他相信孔子是一位軍事長才，不然在夾谷之會，怎能幫魯定公逼退齊景公，收復失土？以戰場布陣當做孔子長才，就如棄孔子修齊治平的智慧於一旁，只看到孔子力大過人的一面，豈不可笑？孔子一聽這話，回答說：「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俎豆禮樂的事，還聽過一些，至於軍事布陣，就沒有學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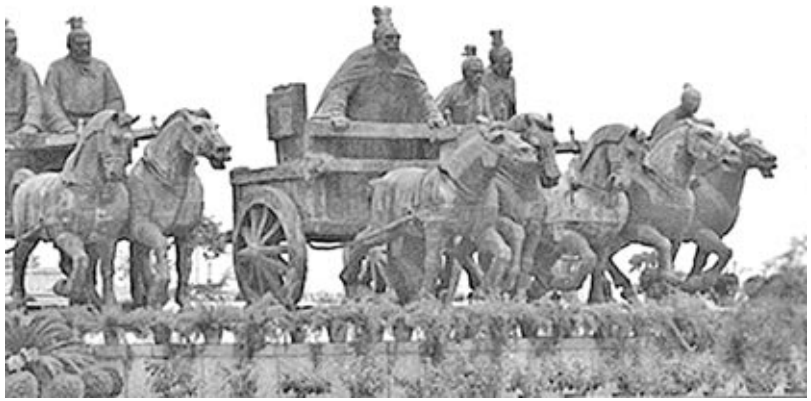
孔子指導子路帶領三軍，要「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禮記》孔子也說：「我戰則克」，孔子何不給靈公說說戰陣之事？因為衛國呈現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亂相，急需解決的是倫理問題，而不是如何用兵。（上）

春秋時人心目中的孔子（中）

●三　學

博學多能印象

孔子在春秋時人眼裡，最普遍的形象是「博學多能」。「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孔子樣樣精通，也通曉古往今來鮮為人知的事物，歷史記載孔子知「土之怪」為羵羊，說得出會稽出土的「骨節專車」是防風氏的骨頭。孔子雖不語「怪、力、亂、神」，「不語」並不表示孔子不知。若僅以「博學多能」看待孔子，忽略了孔子心靈深處的智慧，那孔子還能澤被萬代嗎？〈子罕篇〉：「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達巷黨在今山東兗州附近，那裡的人讚歎「孔子太偉大了，學問如此廣博，不曉得是那一方面的成名專家」，聽了這等讚美，孔子只跟門弟子說：「我要在那一方面成為專家呢？以駕車成名，還是射箭成名？就選擇較容易的駕御吧！」射箭、駕御只是「游於藝」，孔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的內涵，或許達巷黨人還觸及不到吧！



〈子罕篇〉云：「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孔子說：我要在那一方面成專家？就選擇駕御吧！）

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某國太宰問子貢說，孔夫子大概是聖人吧！不然怎麼擁有這麼多的才能？太宰以為孔子成聖，就在「多能」一端。子貢一聽，知道太宰是皮毛之見，婉轉的答說：孔子是上天要放任成就他為大聖人，又比一般人多能而已。孔子所以為聖，不在多才多能，關鍵是有「道、德、仁」。孔子的多能是因為年少時身分卑微，要靠鄙事才藝維生，至於君子何必多能呢？

微生畝錯覺

「孔席不暇煖」是讚歎孔子熱心行道，連坐的席子都不曾安穩坐熱過。少年孔子一心志於學，中年誨人不倦，晚年奔波行道，老之將至還在費心整理經典，看在春秋當代人的眼裡，孔子莫非是為了要討好當權者？孔子家鄉的長者微生畝，就問孔子說：「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丘你為何要這樣匆忙不安呢？該不會是要施展口才討好國君吧！孔子說：「非敢為佞也，疾固也。」我孔丘怎敢以便捷的口才巴結人，只是難過世人如此固執，想盡力化解吧！

陽貨誤判

孔子想從政，帶給世人安和樂利，卻讓人誤會他是個喜好從事政治，一心謀官之輩。魯昭公時，犯上作亂的陽貨，在他的心眼裡，孔子不過是一位喜愛當官的人。他明知孔子不願與他為伍，就利用孔子懂禮的習慣，趁著孔子不在家時送上一隻乳豬，料定孔子會來答謝，到時候就有交談的機會了。果然，孔子在回禮的路上遇到陽貨，陽貨蠻橫無禮地說：「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你身懷治國法寶，卻使邦國如此迷亂，這算是仁者嗎？你喜好從事政務，卻屢次失掉機會，這算是智者嗎？

孔子是懷其寶而好從事，可惜陽貨不懂：孔子是待善賈而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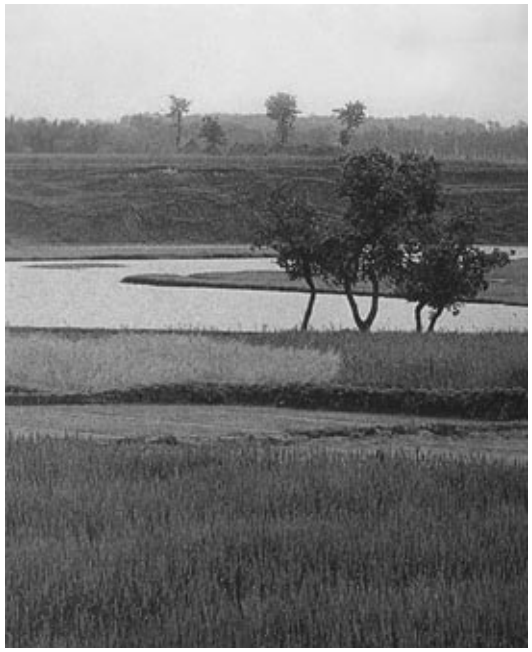
絕非四處兜售不計買主的生意人。

隱者的嘲諷

禮崩樂壞的春秋亂世，賢人難展長才，很多人選擇了「賤職」、「躬耕」，苟活於世。孔子周遊各國遇見的隱士皆非等閒之輩，對孔子竭力維繫世道人心的作法，不以為然。

孔子在衛國旅舍擊磬，一位「荷蕢」扛著草編農具的隱者經過，他從磬聲中瞭解「這是一位有心人」。仔細聆聽，他聽到磬聲裡的意境，是一位堅強意志的人，他發表聞磬感言：「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擊磬者太狹隘、太看不開了，狹隘的磬聲，自己全然不知，就只知自己而已。過河時若水太深，就該穿衣履石渡水，水淺就提衣過水，何必如此固執，天下無道就應當歸隱。孔子何嘗不想隱居以求道？是不忍生民固陋不化。

有一位楚狂人叫接輿的隱士，想用歌聲感動孔子，他唱著：「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鳳凰神鳥只在聖王時代出現，如今國君德衰，不可救藥了，孔夫子您還是算了吧！不如避亂隱居。



（在河南新蔡附近的「子路問津處」，孔子遇見隱者長沮、桀溺。）

孔子要離開楚國的葉邑時，遇見長沮、桀溺二人，子路請問該從何處渡河，他們反勸子路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滔滔濁世，誰能改變呢？你與其隨孔子學，還不如跟我

們一起隱居躬耕吧！孔子得知後，悵然若失的說：我不想隱居山林與鳥獸為伍，我們都是人，不和人群共處，那要和誰在一起呢？天下人各有其道，我不會改變別人的道，就各行其是吧！

周遊途中，子路落在孔子等人之後，遇見一位「荷篠」挑著竹編農器的老者，向他打聽孔子等人的下落。老人家說，我是農人，手足要勤勞，五穀要分植，無暇注意其他事情，不知道誰是你的夫子。子路站在一旁恭敬等候，老人留子路在家住宿，殺雞作飯招待，還要兩位兒子出來相見。隔天，子路尋到孔子一行人，談起老者的事情，孔子知道是一位隱者，要子路再回去見老者，老人家已經出外了。子路便告訴老者的兒子，請轉告老人家：「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讀書人隱居不仕，便是廢棄君臣之義，就像長幼的禮節不可廢棄。既知長幼的禮節不可廢，那君臣之義又怎能廢棄呢？在濁世自潔其身，反而亂了君臣大倫。君子出來做事，是為了盡該盡的義務，至於大道行不通，君子早已知道了。

孔子在外周遊行道，要子路趕回魯國處理事情，他從魯國的石門進城，到達石門已晚了，城門早就關閉，子路只好在城門外留宿一夜。天剛

（石門，雪公以為應指魯國南門。子路在此遇到瞭解孔子的內行人。）

亮，子路準備進城，守門的「晨門」問說：從那裡趕來的啊？子路回答：「自孔氏」，晨門一聽，便知是魯國鼎鼎有名的孔子，就說：「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就是那位「明知不可為還一心想要有所做為」的孔先生嗎？

天下之大不乏智者賢者，他們也想解決蒼生之苦，孔子無不尊重。聞磬的荷簣、荷篠的丈人，或是楚狂接輿、長沮、桀溺，以及管理城門的晨門，都是世間難得賢人，在不可為的大環境裡，選擇了隱居。他們看孔子不辭辛苦周遊天下，欲行道於世，如此努力會有什麼結果呢？「勢不可為」是眾隱者共通的答案。「不可為」的結局，懂得天命的孔子，豈能不知？孔子選擇了能利益大多數人的「中庸之道」，不願索隱行怪，也不怕遯世而不見知，一輩子下學人事而上達天命，至於道之將行將廢，就聽天由命吧！（中）

春秋時人心目中的孔子（下）

疑毀加害

春秋當世，孔子已受眾人尊為聖者，卻也受到少數人的懷疑、毀謗、厭惡、譏刺。衛國大夫公孫朝不解賢如子貢，為何還要以孔子為師？孔門陳子禽、魯國大夫叔孫武叔甚至直覺「子貢賢於仲尼」。子貢以宮牆為例，我端木賜的宮牆高到肩膀，屋裡擺設平常人看得見，至於「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孔夫子的宮牆高數十尺，人們不得其門而入，更別說要一探裡頭的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了。孔夫子若能治理邦家，「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孔子以禮立人，人民自然能立。以德導人，人民便能奉行。以仁政安人，遠方之人來歸。以樂教感動人，則人民和睦。孔子生時，受人民榮耀；死時，人民哀痛不已。孔子德學像天上的日月，無人可以超越。

孔子也有被人厭惡的時候。負責治安的陳國司敗大夫，以「昭公知禮乎？」試探孔子，孔子明知昭公違背禮制，娶了同姓女子，但是基於「下不毀上」的禮節，孔子仍答以「昭公知禮」。陳司敗不懂個中禮節，便心厭孔子的黨同護短，包庇魯昭公。

孔子進入宋國時，見眾多工人鑿一口巨大石棺，作了三年還沒完成，孔子感慨說：「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禮記・檀弓》）、喪禮若要如此奢侈，還不如死後早早腐朽吧！這話傳到石棺的主人——宋國司馬桓魋的耳裡，大為不悅，下令關閉城門，拒絕孔子一行人進城。孔子與弟子們在城外大樹下演禮，吸引許多民眾，桓魋派士兵出城逮捕，孔門弟子獲得消息，迅速逃離。士兵一無所獲，便拔了那棵遮蔭演禮的大樹。

孔子在春秋當世，受人歡迎讚歎、奉為上賓者居多，僅有少數如桓魋者，才會如此粗暴相待，孔子如何看待呢？孔子說：「天

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上天既然賦予我德性，桓魋能對我如何？孔子從古聖經典中，開啟明德智慧，精通修齊治平，這套古聖相傳的智慧，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各得一部分，唯有孔子集其大成，天若佑民，孔子必當吉無不利。

只有天知道

孔子曾對子貢說：「莫我知也夫！」天底下沒有人真正瞭解我。子貢不解，如此多的弟子齊集孔門，怎說無人知？各國君王大夫禮敬相待，請教國政，他們對您不夠瞭解嗎？孔子十五歲志于學，歷經而立、不惑、知命、耳順、到七十歲從心所欲不踰矩，他的人生進境及大道願景，誰能知曉？孔子說：「知我者其天乎！」、唯有上天知我吧！

（至聖先師的心志，唯有天知道。）

孔子進入衛國，在邊境儀地遇到守邊關的「封人」，他希望拜見孔子，因為「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弟子們引薦給孔子。儀封人與孔子會面後，出來向大家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諸位先生，何必憂愁大道會喪失呢？這個天下已經失序無道很久了，上天將以孔夫子

當木鐸，要他來振醒人心，以先王之道施教天下啊！

在鳳鳥不來，麟獸不識的亂世，孔子因好學而成聖，集古聖先王智慧之大成，化及當世，傳諸後代，人們無論是讚是毀，都是摸象揣測而已。儀封人這「天將以夫子為木鐸」的見識，可謂深得孔子之心。因為他看到了孔子心靈深處的志向，觸到了孔子任重道遠的毅力，發現了一個大道之行也的遠景。（下）

二十年治一怒字

●海　會

魯哀公請問孔子，那位弟子好學？孔子逕答以「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七情之發，惟怒為甚。孔子云：「忿思難。」，又云：「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忿怒習氣最不易除，普通人發怒之後，怒氣延續升高，難以制止，是為遷怒。顏子好學，動怒時，就自知怒為煩惱，一動怒念便能忍而止之，不使怒氣相續發展，是為不遷怒。能不遷怒，故能「犯而不校」，受了人家的冒犯也不會計較，此乃心地真功夫。

古賢云：「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雖然，也不可不盡力對治。故儒家主「懲忿窒欲」，心有忿怒和貪欲，當戒止克制！必須在起心動念上克己復禮，時時觀照覺醒。

顏子如犯某種過失，一經發覺，便徹底改過絕不再犯。善於覺察心念的過失，深自責求，有過毋憚改，改之又改，當生即入聖賢之域！這不貳過的德性，早已名留千古。

《中庸》所謂「好學近乎智」，真好學就必須「修心養性」、「懲忿窒欲」，從心地上下功夫，方能回復本性光明的智慧。

聖人復性已極，賢人尚有一間。孔門弟子三千，獨顏子稱「賢」者，全在「不遷怒」這一著。

石頭上的儒家文獻

●吉　光

到過曲阜的人，總會有一種遺憾，面對孔廟裡的眾碑如林，想一一錄下來，可惜時間精力都不允許。曲阜師範大學駱承烈教授率領一群人，記下曲阜所有石碑文字，成書出版，名為《石頭上的儒家文獻：曲阜碑文錄》。其中有一則朱元璋與五十五代衍聖公孔克堅的對話碑，饒有意思，謹摘錄於下。

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四日，朱元璋在謹身殿召見孔克堅。

皇上曰：「老秀才近前來，你多少年紀也？」

對曰：「臣五十三歲也。」

上曰：「我看你是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你勾當。你常常寫書與你的孩兒，我看資質也溫厚，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綱五常、垂憲萬世的好法度。你家裡不讀書，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你老也常寫書教訓者，休怠惰了。於我朝代裡，你家裡再出一個好人啊不好？」

二十日，於謹身殿西頭廊房下奏上位，曲阜進表的，迴去臣將主上十四日戒諭的聖旨備細寫將去了。

上喜曰：「道與他，少吃酒，多讀書者。」

淇水的竹子

——活到老學到老的衛武公

治　煩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詩經衛風）

春秋時代，衛武公是一位令人稱頌的國君，他是周公弟弟康叔的九世孫。即位後，勤修康叔之政，使國內政事通達，百姓和樂。又能匡救周室，平息犬戎之亂。輔佐周平王東遷都洛陽，周平王為了表彰武公的功勞，進封為「公爵」。衛武公年屆九十五歲，還不斷地要左右臣下，指正他的缺失，這分「耄年作戒」——活到老學到老的勇氣，知者識者無不佩服。

根據《國語．楚語》，學問淵博的楚國倚相，曾這麼形容衛武公：「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

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瞽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

衛國武公在位時，雖然年紀已是九十五歲了，仍然不斷的規戒國人說，凡是在朝的公卿大夫，乃至於士人，萬不可因我年老而捨棄了對我的勸諫，務必要恭謹的遵守職責，不分白日或夜晚，都要以正道來向我勸戒。對於所進諫的善言，我必定將它記誦在心，用以感謝眾人對我的教導。

當我乘車駕時，左右衛士能以乘輿之禮輔助我。出入門廷時，門官常以禮節提醒我。工匠能將訓勉之言刻在製作的座椅几案上。寢居休息時，在旁服侍的近臣能以規矩勉勵我。主持國家祭典時，太史與太師都能引導我合於禮法。飲食宴樂時，御廚要誦讀聖賢之言來規戒我。在朝記錄的史官與傳誦的瞽矇，也都能經常對我進諫。於是衛武公作《大雅．抑》詩，用以儆惕自己，所謂「慎爾出話，敬爾威儀」，言語威儀都該謹慎，詩中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的句子，尤為後人三復不忘的銘言。

（衛武公能受人規諫，有如淇水邊的翠綠脩竹，長得美好茂盛。）

衛武公因為深得周家、衛國百姓的愛戴，後人感念他的高風大德，尊稱他為「睿聖武公」。在《詩經．衛風》有一篇〈淇奧〉，詩云：「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詩中的「有匪（斐）君子」說的是誰呢？《毛詩序》說是衛武公，衛國百姓以這首詩讚美衛武公「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就像淇水邊的翠綠脩竹，得自淇水的滋潤，長得那麼美好茂盛。衛武公鼓勵左右臣下要隨時規諫，以便他磨礪自修，使道德愈發美好，終能成為斐然可觀的君子。就像粗糙的獸骨玉石，經過切磋琢磨的功夫，更顯得精美可愛。

淇水河畔是殷商首都朝歌的所在地，距離古都長安、洛陽不遠，自《詩經》以來，歷代吟詠淇河的詩詞佳句極多，被人稱作「流淌著詩歌的河」。在淇水河畔，武公的後人建了一座「淇園」，後來改建成武公祠，祠有「斐亭」一座。今人在淇水建了水庫，紀念衛武公的遺址建物都淹在水下了。淇河兩岸原來盛產竹子，在歷史上遭到多次砍伐，有人砍淇園的竹子堵塞河水的決口，或是伐取淇園的竹子造箭百萬枝。到了北宋，金人佔領中原以後，大量砍伐淇河兩岸的林木竹子，燒成火炭。這「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的動人情景，如今只能在古人的詩篇中尋訪了。

吳石嶺裡藏古書

浙江餘姚有一座吳石嶺，傳說山中藏有大批宋代的珍本圖書。余秋雨先生在《借我一生》書中，談起餘姚一帶流傳「吳石嶺裡藏古書」的諺語由來。

南宋期間，朝廷怕宮中珍貴的古籍被戰火波及，派人把古籍運到江南，想找隱密的地方保存。古籍運到吳石嶺的路上，戰火迫在眉睫，押運的人與燒窯工人商量，能否把珍貴古籍藏在窯內？燒窯的工人考慮到，從這裡出爐的青瓷要上貢朝廷，而且行銷波斯、高麗、日本等國家，青瓷與古籍的價值，誰輕誰重呢？有一對窯主夫婦出面疾呼：「書比窯貴」，書是一國文化的根本，文化亡了，還有什麼朝廷可以上貢？吳石嶺一帶的燒窯工人受到感動，自動打開幾個窯爐，舖上木炭、石灰，將幾車的珍貴古籍封藏在裡頭。然後把窯做得天衣無縫，從外觀看不出這裡有窯爐。為了怕走漏口風，這對夫婦帶著封窯的工人遠走他鄉，從此不知去向。

犧牲自家的青瓷財源，只為了給人間留下一縷文化命脈，這分使命感足以比美弘傳大道的祖師大德。孔子週遊列國，在匡一帶遇到凶險困境，他老人家指著車上的典籍說：「文不在茲乎？」古聖先王的智慧遺跡不就在這裡嗎？假如天要亡「斯文」，我孔某那有機緣遇上這些「斯文」？今天我遇上「斯文」了，表示老天不願「斯文」在人間絕跡，那匡人能耐我何呢？孔子用一生的性命保護「斯文」，犧牲陪伴家人的天倫之樂，犧牲在政壇上的富貴亨通，不求名不求利，努力用「斯文」培養人才，期盼弟子善用「斯文」救濟世間，更希望弟子依此「斯文」學成有德，將「斯文」流傳千秋萬世。

吳石嶺裡的古書，至今沒有人知道藏在那裡。孔子沒有把「斯文」封藏起來，他活用「斯文」，讓「斯文」成為有機文化，所以代有才人出，「斯文」一直流傳至今，人人垂手可得。

一則建築廣告

「子曰：」，加上《論語》的任何一句話，彷彿注入一股聖人加持的力量，那是顛撲不破的聖言量，也是解決事情的最高準則。

（？野視的樣麼什有會，廟孔向面廳客）

最近，臺中市區主要幹道旁的空地，紛紛大興土木，矗立起一座座巨形的建築廣告，引得路人個個行注目禮。有一家建商，在孔廟附近推出他們的建築傑作，未來的新大樓取名「子曰：」。名字取得非常非常別緻，每次行經這個廣告旁，孩子就會問：「為什麼叫做『子曰：』啊！」老實說，自己也不知道建築廣告的實際用意。倒是很讚歎廣告設計者的勇氣，竟然在二十一世紀，還敢打著孔夫子的名號來行銷，不怕人們視作古董。

有一天，在報紙上看到「子曰：」的平面廣告，大幅介紹這棟宏偉的巨構。前頭寫著「子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識得《論語》這句的人，便不得不佩服原設計者取名「子曰：」的絕妙心思了。在《論語》，這句經文完整的意思是說：「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孔子說，為政的人有好品德，就像北辰——北方沒有星星的一塊空間，安安穩穩，恭敬無為的端坐在上面，眾星自然會來四週相挺相拱。為政者能領袖群倫，最重要的是他無私無己的品德。這座孔廟旁的建築新地標，取名「子曰：」，意謂著買到的人只要穩坐「子曰：」大廈，日後自然「眾星拱之」，不管是居家、經商、辦公，都可引領一方。聰明的您，怎麼不來坐擁「北辰」大位呢？確有，廣而告之的效果。

廣告設計者，每件作品都是嘔心瀝血之作，為了商機，廣告人懂得從固有經典中找靈感，用心之巧妙空靈，讓人感動。但是讀到這則廣告，最令人興奮的還不是這個面向，而是它觸

動了學《論語》的另一扇門，從這扇門看到《論語》的無限美妙。

為人師者，看到「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自能悟出為人師者該如何備課了。

要買房子的人，讀到「子曰：里仁為美。」自能挑中最能讓家人進德修業的社區。

高堂健在的人，聽見「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臨出門前，自會交待完整的行蹤。

讀到《論語》的「子曰：」，許多人可能視為平常無奇，五百章經文處處不都是「子曰」嗎？從這則廣告，讓人看到了「子曰」的分量。「子曰：」，加上《論語》的任何一句話，彷彿注入一股聖人加持的力量，那是顛撲不破的聖言量，也是解決事情的最高準則。古時候人們有糾紛，很多人不去公堂，而是選擇去茶樓找說書先生，請飽讀經史的說書先生評評理。說書先生「以經斷案」，聽完兩方說辭，便舉出經典某一句話作標準，判定誰是誰非，立見分曉，雙方無有異議。

經典是聖人智慧，千載之後，即使是蠻貊之邦，只要有人尊重經典，聖言量就行得通。社會氣氛如淪為「侮聖人之言」，把「子曰」看小了，那「子曰：」大廈的銷售命運，就實未可知矣。

您一生經營什麼

三 學

從吾所好，各取所需，時間投注在那裡，成就就在那裡，全看個人的價值觀落點在那裡。

「你的時間在那裡」，聯華電子總經理吳宏仁先生以此為題，作了一場座談。一個人在不同年齡有不同的努力目標，四十歲以前，大多數人是「升學讀書升學讀書」。畢業當了上班族，事業和家庭成了共通的取向。四十以後，要打開以往「只顧自己發展」的格局，學做一個有影響力的人，而非被影響的人。

吳總經理的人生經驗是：「你的時間在那裡，成就就在那裡」。有人職場風光，得到無數掌聲，卻忽略了家庭。有人善解人情事故，在社會上八面玲瓏，心靈深處卻是一片空洞。也有人一生少了冠蓋光環，沒有滿身繁華，但是穩坐心頭，不受東西南北風。有何成就，但看心力灌注在那裡。

不妨做執鞭人

耕讀傳家，一直是許多傳統士人選擇的生活方式，他們力田作農為圖溫飽，讀書則不全為躋身官宦之列，而是致力經營個人的理想。以孔子為例，他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這分薪水拿得合義又不損正道，什麼樣的工作都可以做，即使是拿條鞭子驅趕路人，替公侯大夫開道，當一位低階的「條狼氏」小吏，這樣的「賤職」孔子也不排斥。

孔子一生學問道德，只做個執鞭之士，他的學問智慧用在什麼地方？還有什麼其他理想，能叫人放下大家追逐的高官厚祿？好學如顏淵，德行之高掩蓋過孔門所有弟子，他的人生經營重點，和子

貢、冉求、子夏有很大的差異，他不以便捷的言語、嫻熟的政事，或精通的經典，為自己謀一席之地。卻甘心於「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簡單的生活，心裡可是樂趣無窮。

寧可貧而不病

孔子當了魯國司寇後，要弟子原憲來幫忙政務，孔子按照職務授給他九百斗的俸祿，原憲竟然辭卻不受。孔子開導他，要他收下這分應得的俸祿，自己如果用不上，可以「與爾鄰里鄉黨」，送給有需要的鄰里親戚，這樣不是很好嗎？從政謀食，可以一解「貧」乏的日子。有機會從政，卻無法施展孔夫子教導的修己安人之道，那就是「病」了。在原憲的觀念中——「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他自認是「貧而不病」，生活固然貧乏，但是他一心謀道不謀食，心靈卻是豐富而滿足。

原憲在意的是能否遵行孔夫子傳授的經典之道，縱使住在「上漏下溼」的茅草房，他也是「匡坐而弦」，正身端坐，彈琴歌詠詩書經典。破草房裡傳來的吟誦聲，有如金石敲擊之音，鏗鏘有致，信心滿滿，毫無貧困之色。

一生經營領域

依十三經邢昺《疏》說，孔子「言己志慕、據杖、依倚、遊習者，道、德、仁、藝也。」孔子一生——所志者道、所據者德、所依者仁、所游者藝，這是孔子一生經營的領域：

「志於道」——念念不忘人生目標，

「據於德」——善加修養心靈情緒，

「依於仁」——敦厚五倫人際事業，

「游於藝」——精通職業所須知識。

所以「執鞭之士、操辦政事、縱橫文壇」，屬於一時的職場工作，只是人生經營的一環而已，並非人生的全部。若為了職業一端，而犧牲了道業、德業、事業，孔子、顏淵、原憲等有志之士是斷斷不肯的。他們在「富而不可求」的形勢下，寧可以「賤職」自

活，圖的就是道業、德業、事業。

憂道謀道一族

《論語》中，守邊疆的「儀封人」，管城門的「晨門」，聞磬的「荷簣」者，「耦耕」的長沮桀溺，「荷蓧」的丈人等等，都是擁有卓越的學問智慧，卻以「賤職」維生。他們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不願浪費一生學問智慧於無義之事，把寶貴精力轉而投注於更高的道業，更深的德業，更廣的事業。隱者求的是自家心目中的「道」，這不是泛泛之輩觸及得到的境界，所求的「道」雖非究竟，學了至少可以不傷害人。他們與孔子的人生觀，或許道不同不相悖，但是孔子尊重他們，始終保持「道並行而不相悖」的一貫態度。

（「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是許多家族的傳家寶訓。）

有一副對聯說：「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在家孝弟，出仕盡忠，這是世間第一等人。讀書為「行義以達其道」，當有機會站出來時，做合義之事，使蒼生蒙受道德滋潤。「隱居以求其志」以耕田自活，不忘讀書厚植德本，修己齊家，為天地乾坤存養正氣。從吾所好，各取所需，時間投注在那裡，成就就在那裡，全看個人的價值觀落點在那裡。

《左傳》叔孫豹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道德、事功、嘉言，經得起歷史風雨的洗刷，不管歷經多麼久遠，人們依然學其德，享其功，遵其言。歷史上偉大的事功，那一樁還能至今不朽呢？萬里長城、大運河等曠世工程，原有功能都已被現代化設施取代，稱得上不朽事功者，大概只有「都江堰」的水利工程了。雖歷經二千多年，它仍然發揮「無壩引水，自流灌溉」的功能，至今仍惠及無數。

活著的古蹟

許多古蹟，留給後人的無非是憑弔、感懷、考古而已。走進都江堰「古蹟」，給人的感受，絕非「翠華想像空山裡，雲雨荒臺豈夢思」的只剩空山荒臺，眼前這千年的古蹟——魚嘴、飛沙堰、寶瓶口，到了現在還是活生生地在運轉操作。兩千三百多年前，戰國時代的秦昭王，指派李冰擔任蜀郡太守，首要任務就是解決水患。從甲蕃羌村奔騰而下的岷江大水，流到蜀地，河道變窄，又被玉壘山阻斷，時常引起洪災，大水一退則沙石千里，靠

（「都江堰」，歷經二千多年，仍在發揮「無壩引水，自流灌溉」的功能。）

東邊的成都平原乾旱乏水，西邊則是澇災泛濫。李冰、李二郎父子邀集有治水經驗的農民，費了八年對岷江地形和水文作了實地勘察，選在岷江上游與中游的交界處，擬出一套環環相扣降伏水龍的措施。

鑿破玉壘山

首先是鑿開玉壘山，將水引入成都平原。當時火藥還未發明，李冰教人用火燒山壁，再澆以冷水，山壁經此熱漲冷縮，便一塊塊剝落。玉壘山被鑿開一個寬二十公尺，高四十公尺，長八十公尺的缺口，狀如瓶口，名為「寶瓶口」。從玉壘山分離出來的小山丘，就稱為「離堆」。

（「魚嘴」像一把利刃，把岷江分為內江、外江。）

扳開岷江水

岷江水從寶瓶口得以順利流入成都平原，但是遇到洪汛時，也會釀成災害，所以李冰在寶瓶口前方的岷江中流，堆石建造一道「金剛堤」堤防工程。堤防最前端有如「魚嘴」，像一把匕首伸入江心，把岷江水分為外江和內江。分水比例大約為四比六，枯水季節，或是春耕用水之時，內江水六成，外江水四成；而在洪水季節則倒過來，為內四而外六。李冰以「魚嘴」、「寶瓶口」兩項工程，將桀驁的江水

大致馴服了。

泄水排沙石

走寶瓶口流入內江的水，遇到夏季大水，就會像杜甫〈江漲〉詩說的：「江發蠻夷漲，山添雨雪流；大聲吹地轉，高浪蹴天浮」，水量暴漲成災，而隨著江水挾帶下來的巨石泥沙，沈落在寶瓶口，造成內江壅塞。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李冰利用岷江河道的彎曲，借用流體力學的原理，將大部分泥沙透過「魚嘴」拋到外江，又在寶瓶口稍微靠前一點，內、外江之間的金剛堤上，開出一條寬約三十多米的淺槽，名為「飛沙堰」。飛沙堰比河底高二公尺，洪水季節，湧入的大水將過量的水流及巨石，從飛沙堰泄到外江，所以稱為「飛沙堰」，而留在內江的泥沙則在每年冬季加以清除。

（洪水季節，大水將過量水流及巨石，泄到外江，故名「飛沙堰」。）

來到都江堰，正逢四川百年一遇的乾旱，少量的江水服服貼貼地順著河道而下，未見有超大水流，眼前的飛沙堰只是一片砂礫河床而已，全然不曉得它有此大用。

都江堰工程完成後，李冰為了掌握水情變化，設置了大量「水則」水位標誌。例如在堰前和堰內分別設立三尊石人，以觀測各處的水位，李冰與江神互相約定說：「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枯水時水位不得低於腳，才夠農田用水；洪水時水位不要超過肩膀，否則會發生洪災，要江神放的水不可過與不及。冬天水淺要深淘灘，淘多深才恰當？李冰在內江埋了石馬，作為淘灘準則，後人只要淘挖到石馬就夠深了。石馬在明代時被洪水沖毀，才改以三根臥鐵取代。

從此宜水宜旱

經過李冰的精心規畫執行，費了二十三年的時間，完成「寶瓶口」、「魚嘴」、「飛沙堰」三道艱難的工程，從此「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這個費時數十年完工的大堰，人稱「都安之堰」，又被譽為「金堤」。司馬遷作《史記》時，在〈河渠書〉上，有這段文字記載：

「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

成都從寶瓶口獲得珍貴的水源後，李冰開鑿了無數條灌溉渠道，兩旁設有護岸，岸邊蓋上裝石的竹籠，以免水流損害渠岸，渠道得以堅久不壞。住在內江兩側的農民，因得水利灌溉之便，良田頃直千金。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曹魏，憑靠的就是都江堰水利，廣闢農田，做為蜀國厚實的後盾。

（二王廟俯視整個都江堰，父子二人仿佛還時時在岸邊徘徊巡視。）

其養民也惠

「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這是孔子對春秋大政治家子產的評語，加在李冰父子身上更是如符相合。李冰父子鑿離堆，致富川蜀，建萬世之利，加惠的百姓，不只一時一代而已，千秋萬代都受其益，若非神祇誰有此功？所以到元代封李冰為「聖德廣祐英惠王」，二郎為「英烈昭惠靈顯仁祐王」，二王廟矗立在寶瓶口的玉壘半山，俯視整個都

（李冰治水的六字真言，刻在石壁，後人恭敬遵循不敢自創新意。）

江堰，父子二人仿佛還時時在魚嘴、瓶口、飛沙堰間徘徊巡視，緊緊看住岷江水。

南宋陸游在蜀地辦理軍務時，來到離堆的伏龍祠，看到英惠王李冰的像，賦詩感慨，其中有幾句詩云：

「岷山導江書《禹貢》，江流蹴山山為動；

嗚呼秦守信豪傑，千年遺跡人猶誦；

決江一支溉數州，至今禾黍連雲種。」

李冰為官一時，所立遺跡，千年猶為人稱誦，成都百姓至今仍靠著都江之水栽禾種黍。後人若有幸為官，知任一方，就要學李冰太守，為一方黎民謀最大福利。

事功曠世無

世間事總不離「成住壞空」的法則，都江堰建於戰國時期，兩千多年以來時有毀損，歷代治堰大員多能遵守李冰刻在山崖的治水真言：「深淘灘，低作堰」，稍作維修而已，不敢更改李冰的治堰古法。

現今在都江堰上游不遠處，正在建造一座紫坪舖水庫，說是為了保護都江堰，並取代它的功能，有人質疑說：「都江堰已運行了幾千年都安然無恙，這幾千年哪有什麼水壩電站的保護？」一座現代化的水庫，必定做過無數精算，對極其專業的水利工程，大外行人豈有置喙的餘地？至於它能否像都江堰屹立兩千多年，依然「奇勳偉績曠世無」，就由歷史證明吧！

捨己為人（上）

——96年1月15日自公老師解惑

●如實 順成 整理

前言

定期研習儒佛教典的同學們，平時累積許多修學疑惑，一直難以釋懷，唯恐障礙修學，於丁亥年歲末，祈請徐老師自民慈悲移駕蓮社寄滬軒，為同學釋疑解惑。老師暢談在雪公座下的親炙心得，並針對同學所提問題，一一解析，於儒佛大道學習甚有助益，茲以問答方式整理成篇，披露刊出。

發前人所未發

問：雪公老師在臺中傳授儒學佛法，大概情形是如何？

（雪公在臺中傳授儒學佛法，一直到往生。）

老師：雪公在民國三十八年到臺灣來，開始就在臺中，一直到往生，始終在臺中，蓮社是最初建立的道場。一開始一方面弘揚儒家學術，一方面弘揚佛法；在佛法傳授淨土宗持名念佛法門，但在教理研究方面，大乘經典都講過。儒學方面，《論語》講了好幾遍，其他經典也選講過，以《禮記》講得最多，〈大學〉〈中庸〉〈月令〉〈曲禮〉或全講，或選講。論語班是老人家在晚年成立的，成立第一期、第二期，到了第三期沒有完成，老人家就往生了。這是弘揚佛法

與儒學的大概。

最重要的是在末法時代，邪知邪見的人很多，處處想破壞正法，甚至有佛門中人想把淨土宗變成普通法門。記得在老師晚年，有一位學密宗的陳老居士從美國回來，說淨土宗沒有「帶業往生」這句話，當時學淨土者迷惑了，若沒有根據，那怎麼學？雪公老師於是在元旦開示時，連續講了好幾次，把外面不正確的說法破除掉。

再講到儒家經典，基本的學術思想是與佛法一致，儒家的基本思想是講人人都有本性，而佛法說人人都有真如本性，說法不同、用字不同而已；孔夫子在《易經》裡說太極，太極就是我們的本性。

講到《論語》，在成立論語班後，每一章講到重要時，都列出講義。過去註解沒有說過，沒有辦法解決的，例如：「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古人註解雖然很多，但是雪公列出二張講表，解釋得非常詳明。而且這四句話就是儒家的學說，從本體起現象而發生作用，全部包含在內。這四句話不但是《論語》可以包含在裡面，五經都可以用這四句話來看，那些是體，那些是相，而發生什麼作用。

孔子講「性相近，習相遠」，孟子是亞聖講「性善」，荀子講「性惡」，到了漢朝揚雄講「善惡相混」。諸位研究學術思想史就知道，這是中國文化基本的問題，要認識清楚。孟子、荀子、揚子三位是大儒，講得不一致，沒有確定的定義。歷代研究儒學者，講中國的思想，以《宋儒學案》解釋本體學說，名字很多，研究者如墮五里霧中，不得要領。到清朝研究者還是超不出宋明理學，研究本性也超不出孟、荀、揚三家，這基本的本性問題，清朝也有研究得很深入，知見很正者，如：康有為講得很正確，但就研究學術理則來看，一般學術界不同意，因為是站在佛家立場。

雪公在講「性相近，習相遠」時，有一篇短短的講義，文字不多，從體相用三部分來解釋性。一般學術界認為體相用是佛家的講法，不承認；但是雪公找出根據，《易經》就是講體相用。太極就是本體，寂然不動。相是由太極起了陰陽兩儀，或說陰陽二氣。若用符號來講，陰陽二畫，開天闢地，產生相，依宋儒講法，陰陽兩儀合起來有四相，四相各加一畫便有八卦，八卦重疊，便為六十四卦。每一卦、每一爻一動的話，就含有各種相，千變萬化，卦爻變動就是用。研究《周易》，每占一卦，就有體相用。本體，寂然

不動，照而常寂，寂而常照，佛法天臺宗藉用「寂照」這二字講實相，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可見中華文化有講體、相、用，在雪公之前沒人找出來，雪公老人家從《易經》找出來以後，解釋「性相近，習相遠」，問題就解決了。

性從本體上來講是空空洞洞。性空相有，體與相二者是善是惡？善惡都沒有，《六祖壇經》慧能大師講，不思善不思惡，才能悟到本性。若在善惡上面打轉是悟不到本性。雪公說，體相都沒有善惡，講到用處才有善惡。

孟夫子講性善是在用上講，可惜沒解釋清楚。孟子慈悲，教人從善方面去學；荀子講性惡就有很多流弊，教出的學生在戰國時代形成法家；漢朝揚子善惡混著講。吾人有分別的心識，第七識、第六識有善惡，第八識無記沒有善惡。雪公認為講到「用」才有善惡，這講得多麼清楚。

研究儒家經典也是要大開圓解，與佛家參禪不同，禪宗是要參究，不研經典。《論語》章句經文都要明瞭，否則遇到其他意思不同、名字不同就不能通。儒家五經，文字上有很多講法，但只要把本性明了，就能貫串。孔子有在「相」上講，有在「用」上講，有在「體」上講，看孔子是從那一方面來講，研究《論語》知道這方法，就通了，研究其他經典也是用這方法。

雪公在儒學講的都是發前人所未發，各位幸運可以得到傳授，特別是在《論語》。

關懷天下的學養

問：大陸在世界廣設孔子學院，吾人在儒學經典方面，應如何修學？

老師：大陸在世界各地成立孔子學院，在大陸內地也成立許多孔子學會，有些公家也成立，私人也成立；《聯合報》前幾日也有文章報導，四川成立私塾，教授傳統的經典文化。

毛澤東時代批孔揚秦，反對孔子，然而現在不反對，民間私塾也認可了，將來傳統儒家學術也會被承認學位等級，未來趨勢是這樣。大陸經過十年文革，佛家儒家的文化被破壞很多，七十歲以下的人對中國文化了解不多，五十歲以下是完全不知了，七十以上才了解一些。大陸現在也把《四庫全書》用照相方法印出來，從這些現象看是鼓勵中國傳統文化。但懂得中國文化的人才，很難找，能

講四書五經者很少，我們可想而知，培養弘揚中國文化的人才非常重要。

（懂得中國文化的人難找，所以培養中國文化的人才，非常重要。）

學儒家就是要學孔子，學佛就要學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普遍平等教化眾生，孔夫子也是有教無類，沒有國家限制，周遊列國，推行他的道。就舉「楚王失弓」的例子說，楚王遺失一把弓，臣子要趕快找回弓，楚王說：「楚弓楚得」。孔子聽說後說：「人弓人得」。由此可知孔夫子的心胸是關懷天下。世界那一國家人民撿到楚王之弓都是一樣。吾人學《論語》要有開放的心靈，與孔子一樣，放開心來研究。

《論語》中有的講體，有的講相，有的講用，根據這三個方法來研究，一定能夠觸類旁通。而最重要的是「修持一定要配合理論」，修持做不到的話，理論是講不通。中國文化貴在知行，真知須由力行中來，沒有力行，知的不究竟，所以研究《論語》要真知力行。

我們在這時代，跟我們關係最密切的是臺灣，我們生在臺灣，看臺灣目前現象，人們的苦，不是政治力量可以解決，而是要從學術文化上來解決。一是用佛法，一是用儒學。從儒學來說，一方面要實踐力行，一方面自己理路先要貫通才能說服大眾，講出來的學術思想別人才相信；說出來也要做得到，人家才能夠相信。如果做不到，人家就不相信。

佛法不可思議，儒家學術也是不可思議。在這動亂痛苦的時代，想想古時候的寒儒們，我們現在雖不富足，但衣食住行不缺乏。可是臺灣沒錢的人也很多，有人繳不起學費，財團一敗塗地的也有，我們要關懷他們。我們要從本身來轉變，各別的業一定可以轉，有功夫的話，共業也可轉。今日之下，愛護臺灣就要從這裡好好下功夫。（上）

捨己為人（下）

——96年1月15日自公老師解惑

●如實 順成 整理

學問成立學以貫通

問：孔子十五志于學，三十而立，孔子如何能在短短十五年就能「而立」？

老師：孔子十五歲志于學，那時候的制度是十五歲讀大學，學先王之道，經過十五年到三十歲而立。立是學術立得住，成立了。學術能成立是不容易的事，我們研究學術，自己研究好像明白，人家一問我們就沒辦法解答，這就是學術不成立。若學術成立了則學以貫通，可以解答人家的問題。孔子聖人要十五年的時間才立得住。

（孔子對任何學說問題，都可以答覆。）

（本圖採自中國教育新聞網。）

孔子講天命，天命就是因果。佛法講因果必須講三世，不講三世因果，人與人之間很多問題沒辦法解決。孔子把自己求學過程說出來，也是教化他的學生要好好用功，孔子三十歲才能成立，而一般人更需要努力，在學術上要能真正成立，何止十五年？

孔子有好多地方是超乎常人的知見與發明，乃過去世學成功，這一世表現出來給大家

看。從志于學到而立，孔子對任何學說問題，都可以答覆。從這標準看我們自己，人家問問題，不見得可以回答。例如有人問：孔子是君權思想，不合乎民主，因為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你要如何回答？你必得深入研究，學有所成。若學術成立就是大開圓解，大開圓解後自己才做得到，做得到才解答出來。

現在社會上很多有學術地位者，無論是科學或哲學者，其學科造詣很深，但都是根據現代的功利主義，從功利思想來研究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絕對不是講功利主義，是講究仁義道德。仁義道德是為人，孔子講禮，禮最重要是禮讓、恭敬，說到最徹底是破除我執、法執。從這層意義來向一般民眾講，多不了解，留學回來的博士也覺得格格不入。禮講究讓，爭財產就是不講讓，一般人不明白，認為「讓」行不通。

孔子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例如「禮」、「樂」都不容易學。何以禮讓恭敬得徹底就能破除我法二執，而成佛成聖？這箇道理，不可能一講就使人知之。但可以淺近易行的禮讓恭敬教人由之而行。行得一分，便能知得一分。由行而知才是真知。真知才是真實的學術，有這實學，才是而立。

悲心裡有輕鬆愉快

問：時值末法，鬥諍堅固，置身其中令人深受其苦，吾人應如何自處？

老師：我們學孔子，學釋迦牟尼佛，起心動念就是要為天下蒼生。身為臺灣人，不僅關心臺灣的事，世界各國我們都關心。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轟炸伊拉克、阿富汗，有良知良能者，心中都感到非常悲苦。那些人不都跟我們一樣好生惡死嗎？不必想自己，起心動念要關懷天下人。只要心心念念關心天下人，能量就放出來，小則可轉變自己的處境，再擴展出來可以轉大的環境，轉變臺灣的環境，轉變兩岸的環境，轉全世界的環境。只要大家發這個心，就有不可思議的力量。

世間多災多難，固然要有憐憫心，但要從學術思想來解決。毫

無知識、無能力的痛苦是真痛苦，我們學儒家、佛法，明了這一切道理，就有辦法來解決。雖然有悲心，但心情是輕鬆的、愉快的。

捨己為人伏住煩惱

問：為佛弟子，應如何規畫人生，使自己往生有把握？

老師：吾人為佛弟子，今日之下學普通法門雖然好，也需要研究普通法門經典，但是必須歸入念佛法門，而且要發願一定要在今生往生極樂世界，信願行具足。

雪公傳授淨土法門給我們，我們一定要學，這樣學才有把握往生。

雪公在講經道場或講儒家經典時曾說：「我的念佛與大家不一樣。」當時不好意思問如何不一樣，他老人家是用行動上來示範。雪公在臺中創立了四大機構，另有很多佈教所等念佛道場。雪公他老人家從抗戰開始，到四川、南京，然後回家一次，再回南京，於民國三十八年到臺灣來。初來臺時，他老人家住在朱斐居士家，後來住在正氣街一間矮小的房子，取名為「寄漚軒」，屋內佈置簡樸，生活簡單，任孔奉祀官府主任秘書，為簡任職等，職位高，薪水不薄，但都拿出來建築機構。

（雪公任孔奉祀官秘書，薪水不薄，都拿出來建築機構，自己則住在低矮的「寄漚軒」。）

所以雪公念佛如何與別人不一樣？他念佛處處捨己為人，不為自己，只為別人，不為自己生活計畫，不為自己做種種打算。創立聯體機構時，初任董事長，隨即交棒，處處為人，不為自己。

我們在平時一切都要捨己為人，才伏得住

煩惱。必須平時伏得住貪瞋癡慢疑煩惱，才不會與人結怨，到臨命終時才能無罣礙，才有保障能夠往生。平常不能捨己為人，還有貪瞋癡慢疑煩惱起現行，平常伏不住，到臨命終往生就有困難。臨命終時固然有人助念，但「助」是幫助，還是要以自己為主。

規劃人生時，在世間事業上，自己與家人能溫飽，衣食住行基礎生活可以維持後，就全心全力捨己為人。捨己為人，也不是就將家裡資產全布施出去，全部做慈善功德，來日方長，要量力而為救濟貧窮。最重要的是要學儒家的禮，處處讓人，凡是遇到有利害衝突的地方，放棄、讓人、成全人家。這樣做的話，禮讓人家，恭敬人家，可以伏住自己的惑，平常伏得住惑，臨命終時怨親債主怎麼會來？若來了，你也可以一起帶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將事業目的輻射出去

問：同學應如何護持雪公創辦的道場？

老師：雪公創辦道場，每個道場各有特性。雪公最主要有兩大事業，一個是研究佛法，一個是研究儒家經典，都是為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放生、慈善事業等，也是歸向往生。在蓮社，在圖書館傳播佛法、儒家文化，在育幼院安置孤兒，在仁愛之家設醫院，附設安老所、療養中心，各有各的特性。以我們的能力，除了維護雪公的道場外，還要把雪公的事業目的發揚光大。

各位研究《論語》，將來《論語》研究好了，能去各地講學最好。如限於種種條件不能親自去講學，也可以藉著科技衛星等傳播方法，將雪公創立的這些道場輻射出去，這才是真正的維護。（下）

〈大學〉首章解（上）

—雪廬老人講於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三學整理

到了南宋，朱子注經有他的毛病，很害人！他也罵佛經，他也改經，學佛罵佛，這是二程的關係。他尊重儒家，但儒家的書他也改，這是最大的毛病。開了這一個端，以後佛家才有敢改經的。他沒開這端，還沒有敢的，可以說妄作到所以然處。

朱子改經，譬如〈大學〉，就是一篇〈大學〉啊，十三經上存著的，他把它分成經，又分成傳，原來沒經沒傳，這是他開頭。例如〈大學〉開頭的「格物」，他胡造謠言，造了些不成理的東西，害了不少人！到了明家王陽明也是大學問家，聽他的格物解釋：「在即物而窮其理也」。無論什麼東西，把他研究到所以然處。王陽明對著一棵竹子在那裡研究，研究到了吐血，也沒研究出來，這都是胡造謠言啊！

你們看你們影印的〈大學〉，後頭還有兩句沒印。吾這是十三經的本子，完全沒動。他這裡卻一共分了十章，把經上後頭兩句割掉了，兩句是什麼呢？「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今天吾跟你講，要好好聽著，這不是簡單的！

「此謂知本」，「此」是有所指啊。朱子把「此」這個字去了，移到第五章開頭。「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該怎麼講？「此」是什麼呢？連文理都說不通！自古多少年來，就沒人敢動〈大學〉。「此」是有所指的東西，這開頭就說：「此謂知本」，什麼為知本啊？吾講給你們聽，大家好好注意。

「大學之道」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四句是總綱，朱熹他們分為三綱八目，一綱有幾目？既是三綱，但經文裡只兩綱有目。「明明德」是一綱，「親民」是一綱，「在止於至善」他也說是一綱，那麼他的「目」在哪裡？連文理都不通，道都談不上了，不要說是學道了！

吾講的都是按儒家的書來注解，但是講法按佛家，怎麼法子呢？這些法子，佛家分得很清楚，朱熹他不懂！自打漢儒十三經都沒吾這個講法。聽的人會說：「那麼漢儒就不如你了？」漢儒有許多好處，他的訓詁規規矩矩不多事，沒漢儒的注解咱也不會講。但是經文的組織法，漢儒他不懂得。到宋家更不必說，一直到了現在，沒有一個懂得的。佛家或可懂得，但是現在佛家衰落不成樣子了，出了妄作聰明敢改經的這麼一套！就算他懂佛經，可也不懂儒家這一套。古來儒家這些人都是大文豪，現在的文學博士也不懂得佛學。譬如今天要不是董（正之）老師來，吾就是白講了！這一段是曾子說的，就算今天是曾子來講，大家聽了大概也是認為「不過如此」而已！這有什麼奇怪處呢？必得對這東西吃過苦頭的才知道。

「大學」，什麼叫大學呢？什麼學問是大學問呢？現代人說「宇宙人生」，倒是說得不錯，宇宙人生觀嘛！學問還有大過這個的嗎？全部的宇宙，全部的人生，這句話盡之矣！「大學」就是說宇宙人生。有人會疑惑說：「你說『大學』指的是宇宙人生，太高抬了吧？」後頭的文就是指著宇宙人生，就跟這一回講的《華嚴》「世間解」一般。唯有佛才能稱「世間解」，普通人誰懂得？這是「大學」兩字。

「大學之道」，道是什麼呢？道很難講，道空空洞洞，這個道就是本性。為什麼是本性呢？這說佛經的話了，萬事都發生在本性上。這一切萬物都是「心所造萬物」，這是禪家的話。一切山河大地，凡所有相，皆是心造的，唯識也是這樣子說的。一切一切，只有「唯識」，絕無現象。

道就是性，這個性在〈中庸〉上有解釋。儒家解釋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拿這兩句講，就不是講佛學了。「天命之謂性」你只要順著性，絕不違背他，就是道。道就是性，性就是道。為什麼儒家沒說性發生一切事情呢？那不然！孔子說過：「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無論誰走路都要從門戶出入，誰也得走門，哪有離開「道」的呀！「何莫由斯道也」的「道」就是這個講法。這「大學之道」是總

綱。宋儒他們就沒有這種講法。孔子說：「誰能出不由戶」，誰能夠不走門就走出去的？這是一句比喻。第二句「何莫由斯道也」就是道啊！人人離不了道。孔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志於道」這是根本。

「在明明德」

「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三個「在」字，「道」在哪裡呢？先講這一句「在明明德」。明明德下頭的兩字「明德」是名詞。「道」是根本不動的，心一行動，行動就有所得，叫做「德」，所以德也是本性，誰按著「道」走就叫「德」。在佛學裡叫「性德」，德有修德、性德。「明德」的明字不必往光明上講，就是沒有污染的意思。譬如《金剛經》的金剛，剛者是堅固不破，金者則有光明的意思。他能照耀一切，破壞一切，別的都不能破壞他。這個「明」字，宋儒說是「虛靈不昧」，靈明之氣叫靈氣，這個明字是「虛靈不昧」，就是本性。

至於本性，《法華經》講「性具」，性裡具有善有惡，《大乘起信論》也是主張性有染淨二分。再說一句「自性清淨心」，既是自性清淨，本來就清淨，怎麼又說無始無明呢？無明，無始以來就有。無始無明是各經上都有的，或許有人會問：「這麼說，那不是矛盾嗎？」這問題很難講啊，一層有一層的講法。禪家的祖師石頭和尚，他把本性與無明比喻成水跟冰，他倆是兩種作用。水是流動的，冰是堅固的，一個是固體，一個是流體，那麼是先有冰呢？還是先有水呢？禪家主張先有冰後有水。這麼講無非是說「性具」的話。再有一個比方，水與波浪，先有波浪呢？還是先有水？這不是很難講嗎？無方無端，找不出所以然來。既是無始無明，明德也就染污了。本性有染，怎麼去染呢？「在明明德」上頭之「明」字，這是個動詞，意思是再叫他恢復原狀。若性既是乾淨的，又何必「在明」他呢？這不是多事嗎？

性在哪裡？性在儒家講是內在的。為什麼呢？人人都具有本性，所以佛經上說：「性不在內，不在外」，那意思就是說「性也在內，也在外」，這一點你必得要悟！要悟開這個東西，不是一天的功夫，要隨著個人自己修持才懂，所以上頭一個「明」字是動詞，下頭那一「明」字是靜詞。按儒家講，〈大學〉要明的明德本性是內在的。

「在親民」

「在親民」，民是人，這是對誰講的呢？〈大學〉是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都得學，先對在上的說。當領袖的，他有這個權，所以「民」指眾

人。眾人怎麼樣呢？當領袖的對於大家要親善，書上有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仁字為孔子主張，很重要啊！雖然很重要，先在哪裡入手呢？先在「親親」上，頭一個親是動詞，第二個親是靜詞，在個人的六親上「親」。六親也有遠近，《書經》堯王「以親九族」，親先在近處走，一直推到其他眾人身上，所謂「汎愛眾」就是親民，普遍的人民都得親近。現在縣官是親民之官，領袖就是親民之官，《書經》上說：「作之君，作之師」。所以第二步，〈大學〉的道在親民上，是外在的。

既是有內在的與外在的，內在的是「自行」，「自行」是你自己幹，必得自己幹。親民呢？是外在的，是「化他」。

你的明德，叫別人給你明嗎？那得要你自己自修啊！親民不是化他，是幹什麼呢？這是兩個綱！

「在止於至善」

後頭這一句「在止於至善」這是一合，明德及親民這兩條都得要「止」！止是什麼呢？你的心要止，止當「住」講，住什麼呢？你的心住到明德上，住到親民上，安到那上頭。後頭有「緡蠻黃鳥，止於丘隅」，鳥一出生，牠就知道一定的地處。人要是不知「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止到哪裡呢？「至善」。佛家講最高的境界，一個「妙」字代表。儒家最高的境界是「善」字。有人疑惑：「你何以說這個話呢？」在《論語》，孔子說武王之樂「盡美矣」美到極處了，「未盡善也」，善是到了最高的境界了。「至善」是到至極處！明德明到至極處，親民也親到至極處！（上）

〈大學〉首章解（中）

—雪廬老人講於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三學整理

「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是三條。若說到綱，只有兩綱，「止於至善」這是一合。這個講法自古沒有，若不這麼講，下文就講不下去！明德與親民都到了至善處，到了最好處，好到頂！怎麼個好到頂呢？那得有功夫，那得有用功的法子。用功的法子是怎麼樣呢？就是〈大學〉接著的經文「知」字。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知止」，只要知到止就行了。「知止而后能定」，佛家講戒定慧，那儒家就不講「定」嗎？止住了，安到某一樁事上，不許搖動了！不許搖動，這就叫「定」！把心安到「在明明德，在親民」那兩條上，就不往別處走了。諸位念佛不成功，就是連個「止」字也沒有，也沒「定」字啊！

「知止而后有定」。有了定就行了嗎？「定而后能靜」，這才安靜下來，這才不亂了。「靜」字與佛家「禪」字相通，禪叫做「靜慮」，有了定才禪定靜慮！「靜而后能安」，得輕安了，這是個人的體驗，自己心裡如「君子坦蕩蕩」，無一而不安了。「安而后能慮」，靜慮是禪家說的兩個字，慮是考慮、參禪，要參啊！心裡亂七八糟，參的什麼？所以安了以後能慮。「慮而后能得」，能慮了，所學的「明德」與「親民」，這個「道」你就得到了！

從文理看，知止而后的「后」字，與「後」是一個講法，這個「后」字重要。文理是：而后而后而后，有人說：「這還有什麼『而后』呢？」那些注解的人可不懂得。今天正好是董老師來，要不然吾也不能講。經文這一轉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本末、終始和「后」字勾上了。這只是點到，還沒有說出來。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物有本末」的物，古來注解「物」與「事」是一個講法，這個「后」字重要。文理是：而后而后而后，有人說：「這還有什麼『而后』呢？」那些注解的人可不懂得。今天正好是董老師來，要不然吾也不能講。經文這一轉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本末、終始和「后」字勾上了。這只是點到，還沒有說出來。

「物有本末」的物，古來注解「物」與「事」是一個講法，絕不是這樣！吾對「物」字有特別的講法。「物」字原來講得是明明白白，朱子造了一套謠言，害死一些人。「物」怎麼講啊？物當「相」講。這個你聽

說過嗎？漢宋一直到現在，沒有這樣講的啊！「物」當「相」講，《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當「相」講。也當「共」講，共是虛字，共是什麼呢？共是對於一切一切都共同，也是空的。再有一個講法，「交互也」，交互跟共同是一樣的意思，你什麼給我，我什麼給你，我跟你交互，這個「物」字當動詞講。

有人說：「這是你的講法啊！儒家的書是這樣講的嗎？」吾就是按儒家的《易經》書講的。《易經》咸卦說：「二氣感應以相與」，陰陽二氣「感應」，陰合陽，陽合陰，他兩個互交。「物」有這三個講法，自古以來沒這樣講的。

再者「物」也可以當「識」講，當後面的記號，記號那有一定啊？也是虛的，沒一定。有人說：「你這記號根據的是什麼呢？」《左傳》定公十年說：「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叔孫的兵甲有暗號，叫有物，這個物字是這樣講！

既是古人的講法，那〈大學〉上的「物」與《大乘起信論》上的「三細」，這還不是一樣嗎？「三細」是什麼呢？上來第一是「無明業相」，也就是一種動，這才有「能」，才有「所」。這個「三細」在《大乘起信論》上是不相應法，不相應是什麼呢？與心、心所他倆不勾連。這個「三細」難講極了，其他法他都互勾著，唯獨這個「三細」不相應！不但是一般學者研究不出來，他本身就不相應。不相應法，你要看佛法的唯識！

今日之下，有人念了半張紙就把帶業往生改為消業往生，消怎麼講？帶怎麼講？「消」啊，消一分也是消，消了十分也是消。十分之中消了十分，就叫滅了，消滅了。「帶」字呢？一分也是帶，十分也是帶，一分最少了，但還是帶啊！一分也沒有了，就不能再叫帶。佛是業盡情空了，無業可帶了。惑業苦，惑與業兩個同時，有惑有業，苦就要展開。所以佛怎麼還有「金槍馬麥」的苦報呢？還有提婆達多推下石頭來打破腳呢？佛既是沒有業了，還受什麼苦呢？這些事情若一知半解，就少說話，只可以依教奉行，咱的能力連依教奉行還夠不上！

今日所講的這個，若對那一幫人講是對牛彈琴，絕對的不能講啊！他根本不懂這一套，吾上頭說的第八識，他說是風馬牛不相及。若沒有了第八識，什麼叫消業，業在那裡呢？什麼叫帶業？你看糊塗到這種田地，怎麼能講？書歸正傳，咱講咱的。

這個「物」，吾從《左傳》與《易經．咸卦》找出證據來。後頭解

釋「物即微幾之相也」，就是指很微幾的一種現象，與《大乘起信論》講的是一樣的。在儒家是說：「知機其神乎」，一切人都不知道「微機」，要能懂這個「微機」，那就很神妙了，因為一切人都覺察不出來，你先能夠明白了。「知機其神乎」，就是這個「物」啊！

講了「物」，「格」還沒講出來。鄭康成注「格」當「來」講。《詩經》云：「神之格思」，神來了！「物格」，這個微機動了。知道他的動機，故曰：「知機其神乎」。動機是什麼？心念才上來是「無明業相」。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物」者微機一動，微機一動就有本有末，微機就是本，只要一動，就沒有第二個本了，這個得你自己去悟！上來是「無明為因，生三細」，生出境界了。有「能」就有「所」，現出了境界，「境界為緣，長六粗」，往下沒有「本」，後來的怎麼能叫原本呢？「物有本末」，心一動這是本，以後皆是末了。吾講了這些道理，你得念上百十遍去悟！

「事有終始」，這話怎麼講呢？先始後終，怎麼是先「終」後「始」呢？「事」情與那個「物」動不一樣，事情沒完沒了。為什麼呢？《易經》云：「元亨利貞」，貞以後「貞下起元」，這一樁事辦完了就完了嗎？第二天就不再辦了嗎？還得要再開始啊！無方無端啊！所以這裡說「終始」。如果用「始終」，始終就完了。「終始」完了，又開始，一年春夏秋冬，冬天以後又來了春天。「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這兩句接著說，重要不重要呢？

這兩句說出來了，說出這個來幹什麼呢？「知所先後」，一般人不懂得那個在先那個在後，不懂先後。你只要懂得先後了，「則近道矣」，你與「大學之道」就相近了。不是你立時就得到了，是漸漸地相中）

〈大學〉首章解（下）

—雪廬老人講於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三學整理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這是另一段開頭，大家讀書要先把文理弄清楚。這一句「古之」，是這一大段的總樞紐！為什麼加上「古之」呢？這個道不是曾子說的，也不是孔子創的，孔子述而不作，絕不開創。「大學之道」這是古時候的名詞，古時候指的什麼時候呢？孔子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文武時就算古，再往上呢？一直到伏羲、《易經》、八卦等等都是古，都是如此說「大學之道」。

經文在這裡為什麼要一轉，說古時候？「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明德，光你一個人明德嗎？要天下皆明德。天下人皆明德就是親民！這一句說的就是宇宙人生嘛。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要叫天下人也統統明德。既然這樣子了，就是知所先後了。

既要天下人明德，得「先治其國」，叫天下都得到明德，這是結果，先治其國是原因。先有原因，後來才有結果，所以要治自己的國家。「欲治其國者」你要想著治理國家，得「先齊其家」，這是知所先後，要先把你的家庭弄好了。家庭弄不好，你就出來治國啊？現在的時局，大家看看吧！「欲齊其家者」，你想要家裡齊了，得「先修其身」，先在你本身上作樣子，聽明白了嗎？文法皆是「欲先，欲先」先講果，後講因，這就跟四諦法一樣，先講果後講因。「菩薩畏

因，眾生畏果」，俗人懂果不懂因啊！

「欲修其身者」，外頭「親民」那套說完了，這裡統貫起來。你要是想著修身，得「先正其心」，心不正怎麼能以修身呢？你想著要正心了，「先誠其意」。這一個吾給大家說說，佛家先講心後講意，其實也不然，《百法明門論》的心所：觸、作意、受、想、思，這是五遍行，外頭有了觸動，這才起意，動了意才能以接到外頭，這裡的心與意也是這樣子。

心要能「正」能「定」，有個「意」就有分別，絕對的不安定，所以修行要「離心意識」才能以無念而念了。意字是最壞的一個東西！「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中庸〉上也說：「誠者，天之道也」，天之道是天然的。第二句「誠之者，人之道也」，誠意是人之道，是正心第一步啊。

「欲誠其意者」你要想誠意，「先致其知」，先得「致」。就是一有了動機，起念頭了，「不怕念起，就怕覺遲」，打妄想不用怕，就怕你感覺力差，感覺力就是「致」。佛家說的心，我們怎麼講也講不明白，你就學一個「知」字，這是禪家的工夫，知就是你的心。知怎麼會是心呢？心是體，知是心起的作用，所以「知」字很要緊！一覺悟「致」就是知覺，這是「先致其知」。

想著要覺悟，若什麼境界也沒有，你覺悟個什麼？所以「致知在格物」，機一動你就覺悟了，全在這個動機上，沒有動機，你覺悟什麼呢？這是「先」。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要覺悟必得「物格」，只要物一動，動機一來了，「而后知致」，心一動而後你才知道了。若機不動，你知道的什麼？「知致」，你的心知感覺了，「而后意誠」，意誠是考察自己知道的是正與不正、妄與不妄，才能「意誠而后心正」。這是內在的。

「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這與明明德、親民都有關係。心正了「而后身修」，身修以後就「家齊」，這裡身修之「修」與家齊之「齊」等等原是動詞，現在都變為靜詞了。家要齊了，而後國家才能以治，才能安定。國家安定了，而後才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自天子一直到庶人，人人皆能幹，無非聖人。「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這是孔子到武城，子游回覆孔子的話，還不就是這樣嗎？「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自天子到庶人皆以修身為本。

諸位想想，為什麼不說以「格物」為本呢？怎麼在「修身」為本呢？修身為本這是說用，但有體有用啊！這是大家都要做的。至於上頭那一段「格致誠正」的內容，若要在那裡開頭，可是難為人了！所以在修身上開頭。

可是「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本」之一字，包括兩種：一種自修身一直到天下平，修身是本，齊家是末。齊家是本，治國是末。治國是本，平天下是末。本要是亂了，而末能治得安定，不會有這種事！這是一個說法。

另一個說法，唯恐大家只說到這裡就完了，內在的不說了，內在的「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這一句既然是上頭一貫貫下來的，古來的注解，他們講厚者薄是本末一樣的講法，那就不對了！為什麼呢？厚者薄，什麼是厚呢？是內在的厚啊？還是外在的厚呢？厚之一字指的是「德」，所謂「厚德載福」！「德必自厚」，德厚了，這才可以。德要是薄了，能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嗎？所以你要是「其所厚者薄」，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看薄了，光只是務外，會怎樣？外頭這個「修齊治平」就能以辦好了，能以加厚，能以治理了，「未之有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到這裡還沒有總結束，結束的一句，是什麼呢？「此謂知本」，這才知道根本，「此謂知之至也」，「知」這一字，才到了極處。

你們雖知道這個，還不行！總得把吾這個講法記住，念上個好幾遍。吾也不是一天就會講這個的，吾若不是學佛也講不出來。明明是兩綱，怎麼會出了三綱？古來那些注解家，他們也不懂得結束語，佛經上就常講。「知所先後」、「知止而后有定」，有先就有了後，明德也有先後，親民也有先後，知止也有先後。

改經自程朱開始，朱子還有可恕之處，他胡造謠言弄這一套，看了講不通，注解時上頭便加「子程子曰」，意即這是程子之學，絕不是孔子之學。

〈大學〉吾多少年沒有講了，學了佛才能以懂儒家，念了儒家的書才懂佛學。（全文完）

「孔上公」，是雪廬老人李炳南居士對孔德成先生的尊稱，在雪公的書信、詩文裡處處得見。《周禮》說，天子之下的三公，受封到八命，再加封時為九命，已居人臣極位，名為「上公」。孔子後世子孫，代代受封一等公爵，位高爵顯，雪公以「孔上公」相稱，足見與孔先生的公誼私交，絕非淺淺。

文章道德聖人家

孔子第七十七代子孫——孔德成先生，於十月二十八日上午十點五十分辭世，享壽八十九歲。民國九年出生時，北洋政府在曲阜鳴禮炮十三響，以慶賀聖裔不輟，徐世昌大總統頒令襲封為三十二代衍聖公。自從宋仁宗至和二年起，孔子後代便被封為「衍聖公」，衍續孔聖血脈，世代受到朝廷尊崇，貴不可言。元清二代，雖以外族入主中國，對衍聖公也是禮遇有加。

「與國咸休安富尊榮公府第，同天並老文章道德聖人家」，這是清代《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曉嵐為孔府大門撰寫的一副聯，「富」字的寶蓋少寫一點，「章」字最後一筆則貫上去，以彰顯孔聖後嗣的「富貴無頂，文章通天」。孔上公延續八百九十餘年的「衍聖公」爵位，民國二十四年才由國府特任為「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奉祀官」，以「奉祀官」取代「衍聖公」稱號。

（。書秘任擔，府官祀奉入進薦推史太莊受公雪）
（影合京南在公上孔與公雪）

風雨同舟四十年

民國二十六年，雪公受莊太史陔蘭的推薦，進入奉祀官府，與莊太史、王毓華、呂金山三位先生同任教讀先生，後來改任秘書。那一年的十二月，孔夫人懷孕即將臨盆，這時的曲阜城已聽得到日軍的炮火聲，曲阜危在旦夕，中央急令孫桐萱師長接孔上公及夫人離城，據《征程憶事・孫桐萱中將列傳》說：「孔夫人孫琪芳女士正在梳頭，連頭也沒梳完就催著上車，孔德成離開曲

（雪公與孔上公在武漢停駐一段時日，再轉往重慶。）

阜一兩天後，日軍就佔領曲阜了。」危亂之際，雪公與呂今山先生護著孔上公一家人南下，離開了千年孔府，從此「風雨同舟四十年」，展開近半個世紀的顛沛流離。

孔上公在武漢停頓下來，讓夫人安心生產，再轉往重慶。到重慶後，日機不分白晝黑夜的轟炸，當時的情景，雪公云：

「政府遷渝，余隨孔上公追扈之。日機飛渝轟炸無間宿夕，連續近四載，閭閻盡成焦土。上公兩易其居，俱化灰燼。因之城鄉互徙，後避入歌樂山結廬焉。」

剛到重慶，連續四年都在烽火中渡過，後來中央飭令各單位疏散到距重慶七十公里外的歌樂山，雪公與孔上公在此住了六年，雪公故舊徐昌齡先生，有詳細描述：

「政府遷至重慶，遂住居上清寺新村之府邸內。民國廿八年間，敵機轟炸陪都，府邸被燬，當局乃於距市區七十餘里之郊區，歌樂山雲頂寺側樹林間（蛤蟆石）興建兩棟木造平房，作為官邸。此處環境優美，鄰舍相距甚遠，非常幽靜，屋前行人小徑，進出有柴扉，以『猗蘭別墅』四字匾額裝置，甚為高雅」見〈《明倫一六四期》〉。

何以宅名「猗蘭」？猗蘭是一首詩，據《太平御覽》說，孔子周遊列國，理想不得實現，自衛國返回魯國時，途經一個隱密的山谷，見到茂盛的幽蘭獨自生長，大大歎息說：「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眾草相為伍，猶賢者不逢時，鄙夫為倫也。」於是作了一首〈猗蘭操〉：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所定處。
時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孔上公從曲阜倉皇出走，到了重慶，砲火鎮日隆隆，命如累卵，確是「逍遙九州，無所定處」。如今隱蔽山中，與眾草為伍，生不逢時的喟歎，與孔子當時的境遇頗多相似之處，宅名「猗蘭」大有深意。

孔上公在歌樂山，公務著述餘暇，常與雪公及名流雅士共賞書畫，或遊觀景致，或唱和詩作，在《雪廬詩集》中收錄有數首詩，紀錄那一段悲歡歲月，今引一則於下：

〈孔上公歌樂山猗蘭別墅寄興〉

「翠屏掩映鎖秋暉，
靜裏常關松下扉；
欄外紫霞隨澗落，
窗中黃葉共雲飛；
晴江一曲天邊盡，
煙嶂千重雨後微；
西蜀南陽同不陋，
春風從此長芳菲。」

在戰火中，急就而成的猗蘭別墅，也足可比美「西蜀子雲亭、南陽諸葛廬」，因有君子居焉，何陋之有？與君子相聚，如坐春風之中，從此沒有「人間四月芳菲盡」的遺憾了。

三返鄉關不及家

抗戰勝利後，孔上公因為缺船不能立即返回南京，隔年九月秋天，雪公才陪孔上公回到南京。奉祀官府在南京辦公期間，孔上公曾回到曲阜三次，祭掃林廟，主持官府會議，雪公陪侍記錄會議，卻只能回到濟南故里一次。孔上公在〈李炳南先生傳略〉口述說：「炳南先生住南京奉祀官府三載有餘；其間曾陪同本人三返曲阜謁廟，惟以公務繁忙、交通不便，他僅一返濟南故里探親。」雪公曾賦詩〈戰後陪孔上公三返曲阜以濟路尚阻難歸感賦〉，記載這段心境：

「江上已喜靖胡沙，三返鄉關不及家；
遙天心似難收箭，平地寇如未績麻；
村郭寂寥秋草蔓，狐鼬跳擲夕陽斜；
羈客最堪哀庾信，無端橐筆處清華。」

外敵平定了，內寇卻四處流竄，如未搓的麻線，難以收拾。雖三返曲阜，濟南已近在眼前，卻不能踏入闊別八年之久的家門，一如久羈北國的南朝庾信，晚年所作詩賦，盡是思念鄉關之情。

民國三十七年，國共交兵，局勢緊迫，孔上公卻在此時遠赴美國考察，雪公不得同行左右相輔，心頭掛慮萬千。從雪公〈送別孔上公赴美考察文化二

（孔上公在歌樂山，常與雪公及名流雅士，以文會友，唱和詩作。）

首〉詩，即見一斑：

「花開紐約海西春，風雨白門愁煞人；
聞說遠行心早亂，不從臨別始霑巾；
迢迢銀漢使槎通，料有群英宴白宮；
且止胡琴與羌笛，應教木鐸振春風。」

日本人在「七七事變」前多次邀孔上公赴日，中央政府懸念他的安危，改革開發後的大陸也一再請他回歸曲阜，何以各方爭聘孔上公？孔上公的存在，不僅是為他一個人，他是孔聖人的後裔，他是華夏文化的表徵，他更是正統文化的符印。雪公離鄉背井，萬里相隨，不就是為了呵護聖苗，使如松柏長青？而今孔上公遠赴他邦，前途未卜，真是「愁煞」了一直左右輔佑的人。孔上公到美國，獲耶魯大學頒贈榮譽博士。

三十八年秋冬，孔上公從美國回到遍地烽火的大陸，還上歌樂山一趟，看看猗蘭別墅，雪公在〈題王獻唐畫猗蘭別墅著書圖三首〉詩序有云：「蜀山猗蘭別墅，孔上公避寇所構也。己丑，上公再至蜀，其居淪廢墟矣。」離去不到三載，猗蘭別墅已淪為廢墟，雪公感慨「別後重來訪舊廬，寒煙蔓草似殷墟」，只能在王獻唐先生的「猗蘭別墅著書圖」中，尋訪過往的記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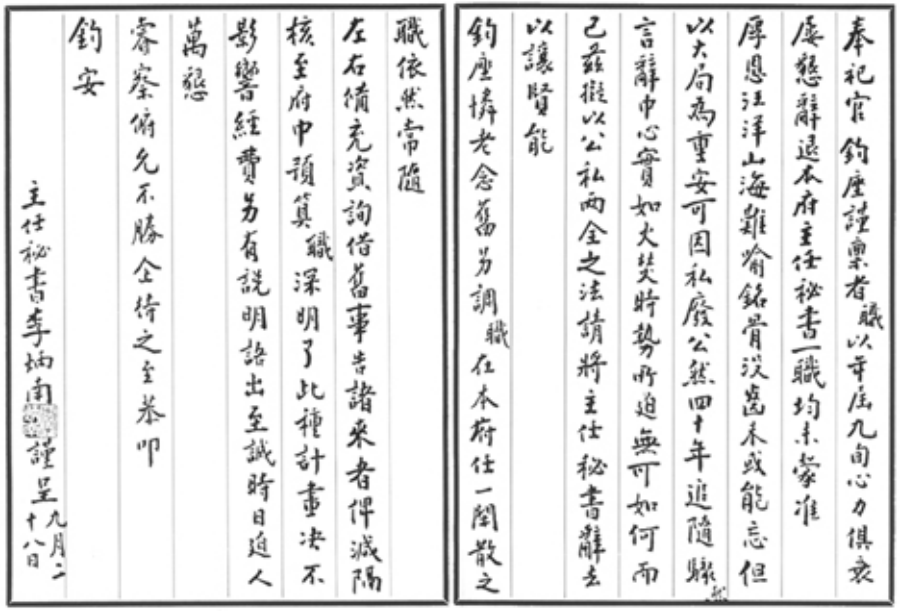
禮樂今依蓬島霧

三十七年底，孔上公人在美國時，雪公奉到「押運卷箱行李來臺灣」的命令，悄悄的先行到臺灣，做好迎請奉祀官府的準備。爾後，因雪公緣在臺中，奉祀官府便一直留在臺中辦公。

雪公來臺，已是花甲之年，因孔上公倚為股肱，雖屢次請辭，一直未果。雪公九十歲時，不得已親筆給孔上公上呈辭意：

「奉祀官鈞座：謹稟者，職以年屆九旬，心力俱衰，屢懇辭退本府主任秘書一職，均未蒙准，

厚恩汪洋，山海難喻，銘骨沒齒，未或能忘。但以大局為重，安可因私廢公。然四十年追隨，驟然言辭，中心實如火焚，時勢所迫，


奉祀官鈞座謹稟者職以年屆九旬心力俱衰
屢懇辭退本府主任秘書一職均未蒙准
厚恩汪洋山海難喻銘骨沒齒未或能忘但
以大局為重安可因私廢公然四十年追隨驟
言辭中心實如火焚時勢所迫無可如何而
已茲擬以公私兩全之法請將主任秘書辭去
以讓賢能
鈞座憐老念舊另調職在本府任一閑散之
職依然常隨
左右備充資詢偕舊事告諸來者俾減隔
核至府中領算職深明了此種計畫決不
影響經費另有說明諮出至誠時日迫人
萬懇
肅叅俯允不勝企待之至恭叩
鈞安
主任秘書李抽南謹呈 九月二十八日

（。意辭達表，公上孔呈上筆親，十九屆年公雪）

無可如何而已。茲擬以公私兩全之法，請將主任秘書辭去，以讓賢能。

鈞座憐老念舊，另調職在本府，任一閑散之職，依然常隨左右，備充資詢，借舊事告諸來者，俾減隔核。至府中預算，職深明了此種計畫，決不影響經費，另有說明。語出至誠，時日迫人。萬懇

睿察俯允，不勝企待之至，恭叩

鈞安

主任秘書李炳南　謹呈　九月二十八日」

據說，孔上公與幕僚談起：「不能讓雪公退休，若準了雪公的辭呈，他就要『走』了。」雪公以耄耋高齡供職官府，所以常常自我解嘲是：「中華民國最老的公務員」。

聖門松柏春長在

雪公與孔上公的半生因緣，其所以然非外人所能得悉，雪公歸西時，徐昌齡先生撰文云：

「偶於炳老住室內（案：於重慶歌樂山猗蘭別墅），見壁間鏡框有奉祀官親筆題詩一首，僅記其中兩句『一見便知己，平生有幾人』，由此可見其友情之深厚矣。」（見《明倫月刊》一六四期〈故舊來函〉）

雪公與孔上公的交誼深契，從雪公〈感遇〉一詩，可見端倪：

「無慚橐筆聖門遊，巴峽十年風雨舟；
禮樂今依蓬島霧，江山長憶秣陵秋；
任教言語論天下，輒許文章挽末流；
還似宣尼忘肉味，非時不慍少人酬。」

自從辭去莒縣獄政、法院職務，受聘進入聖公府，歷經四川南京十年風風雨雨。如今聖門禮樂浮海來臺，只能藉言教、文章力挽末流。雖然遭逢不合適的時機，但是對聖教的篤信，還能像孔子在齊國聽聞〈韶樂〉，不停的溫故知新，三月不知肉味，而內心的不慍不怨，卻少有人能知，相與酬和！

《雪廬詩集》另一首〈緣〉，也透露了雪公遊於聖門四十年的心境：

「風雨同舟四十年，霧花籠眼雪盈顛；
心違展墓薦洙水，夢有聞經登杏壇；
浮海何曾輸季路，歸槎恐不伴張騫；
聖門松柏春長在，了卻瘋僧一段緣。」

經過四十年的時光，年輕的孔上公有了年紀，中年的雪公眼也花了，頭也白了。多久沒在曲阜洙水邊的孔子墓前奠祭！現在只有在夢裡登上杏壇，聆聽先師的教誨。當年風雨飄搖浮海來臺，那分勇氣並不輸給孔門的大賢子路。將來上公歸返曲阜，恐怕不能和出使西域的張騫一般，伴隨左右回到故里了。但

願盡一己之力護持孔子聖門，如蒼松翠柏無有凋零，好了卻這段因緣。

多歷艱難為我謀

民國七十五年夏曆三月五日，雪公生西，孔上公率家人哀輓的聯語云：

「數萬里流離備嘗甘苦與君共
五十年交誼多歷艱難為我謀」

這副輓聯，道盡雪公輔佐聖門后裔的苦心孤詣。自民國二十六年至七十五年，近半個世紀，捨天倫，棄鄉梓，一路忠心陪著孔聖后裔，從曲阜轉進重慶，又從重慶返回南京，最後落腳臺灣，與孔府上下親如家人，風雨同舟，患難與共。

雪公大半生沈浸聖公府，為孔聖血脈盡心竭力，影響如何？雪公故舊朱鏡宙居士在〈雪廬詩文集重印序〉云：「君，稷下士也。博聞強記，于學無所不窺。自遊衍聖公之門，縱覽古聖人文物制作之盛，與夫禮樂衣冠之美，流風遺韻，彷彿猶在耳目間。學益積，而行益飭。」在聖公府，成就了雪公一己的學行，雪公更肩負起延續中華文化於不墜的使命，平生弘揚佛法內典之餘，更致力於儒學教化。

在雪公奠禮的會場上，高懸孔上公的一副聯語云：「道倡倫常道，心為菩提心」，寥寥數字括盡雪公一生心志，若非相知甚深，孰能如此？

（孔上公為雪公封棺。）

孔上公奉祀官生西

上德廣無疆極樂西遊安謂遠
魯文待恢復婆婆駕返豈容遲

臺中蓮社暨聯體機構　拜輓

雪廬詩選讀（上）

——講于九十五年暑假大專明倫佛學講座

●徐自民　講述／慧玲　懷德整理

各位同學：大家在暑假天氣熱的時候，來參加講座，今年六門功課全開，時間也比較長，可以說非常辛苦。這個專題叫做「雪廬詩選讀」，我特別選了雪廬老人作的詩，跟大家一起來研讀，希望可以調節大家的精神。

雪廬老人的詩，特別之處在於包含了儒家的學術思想，也蘊含了佛法的道理，內容非常豐富。今天為各位選的這幾首詩，不但具有儒佛之道，還要帶大家去遊覽許多好地方。我們讀書人能夠到戶外各風景區去走走當然很好，不能夠到外面去，坐在家裡念一兩首詩，也能達到怡情養性的效果。

野寺

雪廬老人的詩作很多，有詩集兩大本，今天只講三首。先看第一首〈野寺〉：

昆陽垓下跡俱空，野寺歸鋤三兩農；
不許依天鴉作陣，沈沈暮靄數聲鐘。

大家一看題目就知道，「野寺」是指荒郊野外的一座寺廟，它不是那種很有名氣的道場，但是往往在「野寺」裡，就有很多高僧大德，這是從詩題可以想像得到的。

昆陽垓下跡俱空

詩句一開頭提到兩個地名——昆陽、垓下，這兩個地方在古時候都發生了很重大的事情。昆陽，位於中國河南省葉縣，是東漢光武帝劉秀擊敗王莽（新莽）百萬大軍之處。垓下，則位於安徽省靈壁縣東南方，是漢高祖劉邦擊敗楚霸王項羽，結束五年楚漢相爭局面的地方。在古代，這兩

個地方都是重要的戰場，曾經發生過驚天動地的戰事。

垓下一戰，劉邦建立了前漢的天下；昆陽一戰，劉秀則建立了後漢的天下。在這兩場戰爭中，不知死了多少人啊！而如今呢？詩曰：「跡俱空」，那些事蹟都空了，沒有了。到昆陽，找不到當年那些事情；到垓下，也同樣找不到了。佛家講「萬法皆空」，我們回顧歷史上的事件，就能體會這個道理。

野寺歸鋤三兩農

第二句——「野寺歸鋤三兩農」。在這荒郊野外，只矗立著這座寺廟，沒有其他人煙。只有在傍晚的時候，才看到兩三位帶著鋤頭回家的農人。這句是寫野寺的環境，對照前面，第一句描寫的是歷史上轟轟烈烈的事蹟，劉邦、劉秀雖然建立兩漢，但到後來什麼都沒有了，還不如眼前的野寺。

不許依天鴉作陣

第三句一轉，曰：「不許依天鴉作陣」，不許烏鴉在天空「作陣」。何謂「作陣」？「陣」是「行陣」，「鴉作陣」是借用「雁陣式」來講的。天上的雁，飛得很整齊，一行一行排列著，就跟軍中作戰擺出的戰陣一樣，叫做「雁陣」。這裡叫做「鴉陣」，是虛寫，因為雁陣是實有的，而烏鴉則沒有作陣的情形。

這是以鴉作陣為喻，照應前面古時候軍隊作戰的陣。為什麼用「不許」二字？因為眼前已是野寺，不能再作戰場，若再作戰場，現代人會受不了，所以「不許依天鴉作陣」。

（昆陽大戰，垓下項羽，到後來什麼都沒有了，還不如眼前的野寺。）

第四句——「沈沈暮靄數聲鐘」。「暮靄」是傍晚的雲氣。「沈沈」，是形容雲氣之多。這是一幅風景畫，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在野寺周圍，有兩三個農人正背著農具回家，天上有一些烏鴉在飛，再加上沈沈的暮靄，以及從野寺裡傳出來的鐘聲，不論視覺、聽覺都讓人有蕭條、沉寂的感受。

這一句的「數聲鐘」三字，可說貫穿全詩，為什麼呢？就整個野寺的環境來看，「不許鴉作陣」、「歸鋤三兩農」是眼前的景，「昆陽垓下」是古時候的場景，詩人用「數聲鐘」把它們結合了起來。

「鐘」有警醒人的作用，鐘一敲，就是要叫人覺悟，覺悟什麼呢？覺悟自己有真如本性。了悟這一點，便知一切都要向自性中求，兩漢的天下都是身外之物，不值得追求，就算追求到了，最後還是一場空。所以，詩中的鐘聲，就是要我們覺悟世間任何事情都是生滅、空幻的，古時候那些戰爭，為的就是這些虛假的權力；若不覺悟，跟人家去爭天下，就算爭到了，最後還是一場空。（上）

雪廬詩選讀（中）

——講于九十五年暑假大專明倫佛學講座

●徐自民　講述／慧玲　懷德整理

巢由

二十五朝沈夕陽，東風幾日絮顛狂；

巢由深得子孫計，不向人間作帝王。

先解釋詩題。「巢」是巢父，「由」是許由，這兩個人是堯帝時代的高士。在《高士傳》裡記載，堯帝晚年想把天下讓給巢父，結果巢父不接受，他說：「把天下讓給我，簡直是在侮辱我！」後來堯帝要把天下讓給許由，許由對巢父說：「堯帝把天下讓給你，你不要，他現在要讓給我了。」巢父回說：「哼！你要聽他這些話，你不夠交情，你不配做我的朋友。」

許由一聽，心裡很慚愧，跑到池塘，將耳朵洗一洗，洗什麼呢？他認為堯帝要讓天下的那些話，把他的耳朵弄髒了，於是用水把它洗一洗，表示不接受。後來堯帝再跟他商量，想讓他擔任九州（指中原地帶）長，他私下以為：「我天下都不要了，要這九州長做什麼！」於是，又跑去找一條更清潔的河川水，清洗耳朵。這時候正好巢父來了，他牽了一頭牛，想讓牛喝水，問許由說：「你怎麼在這裡洗耳朵？」許由回答：「堯帝真不夠交情，他又要叫我做九州長，所以我到這裡把耳朵洗一洗。」巢父一聽，驚呼道：「你用這水洗耳朵，把水都洗髒了，我的牛不能喝這裡的水，一喝這水，把我這牛的嘴也喝髒了。」於是，他就把牛牽到上游去喝水。

巢父、許由就是這種人物，把天下讓給他，他都不要啊！這是詩題「巢由」的典故。

二十五朝沈夕陽

首句——「二十五朝沈夕陽」。「二十五朝」，是就「二十五史」來講的，「二十五史」的開頭是司馬遷的《史記》。從《史記》開始，到

明朝的《明史》，共有「二十四史」，再加上元朝新的《元史》，合起來便是「二十五史」。這「二十五史」還不包括清朝，清朝史現在有了，如果再加上去，就有「二十六史」。「二十五史」實際上包括的朝代不只二十五個，大家可以自行翻閱、查證。

詩云：「二十五朝沈夕陽」。這裡用比喻的手法，說明歷史上的那些朝代，都像夕陽一樣沉沒了。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朝代，除了五帝時代的堯舜是禪讓政治，夏朝以後都是「家天下」。每一個朝代開國的時候，都是轟轟烈烈的，都採用戰爭的方式來推翻前代的朝廷，建立自己的王朝。然而如今呢？都像夕陽一樣，沉到地平線下面去了。

東風幾日絮顛狂

「東風幾日絮顛狂」。每個朝代開始的時候，都是不可一世，都覺得自己這一代比前代要好，就像春天的風（東風）一樣，那麼興盛。但是能夠經過多久呢？只有「幾日」啊！沒有幾天，就「絮顛狂」了。

絮，是「柳絮」，柳樹到了春天，白的花被風一吹，就到處飄散。你的王朝用盡辦法將前代推翻，自己卻沒有享受多久啊！皇族的人命，就像柳絮一樣，被風吹散到各方。「顛狂」是比喻人命輕微到像柳絮一樣，自己做不得主。

巢由深得子孫計

「巢由深得子孫計」。巢父、許由二人真是高人，非常懂得為子孫計畫、著想。為什麼呢？

不向人間作帝王

「不向人間作帝王」。堯帝要把天下讓給他們，他們不但不接受，反而還加以背棄。他們為什麼不做帝王呢？看看前面，歷史上的每個朝代都沈沒下去了，沒有一

（巢父、許由懂得為子孫計畫，要兒孫「不向人間作帝王」。）

個例外，而且每個朝代的帝王和他們的子孫，生命都像柳絮那樣輕微。這樣一想，二十五朝所有的帝王，哪裡比得上巢由呢！帝王們用戰爭得了天下，自己覺得不得了，是英雄人物，但其實有的本身馬上就敗了，有的則是到了子孫手上就敗了，沒有維持多久。他們別說為子孫規畫了，就是自己本身也無法規畫啊！

雪廬老人以〈巢由〉為詩題，是對大家表達一種寄望，寄望大家求覺悟，不要跟世間人去爭名奪利。特別是政治，大家學了佛，對政治要淡化，如果你將來非從政不可，內心就要覺悟，覺悟什麼呢？學菩薩法，要自度度他。假使你競選是為了自己的利益，那只是造罪業，就跟古代那些帝王一樣。

各位想想看，那些人死後都到哪裡去呢？下地獄啊！所以，〈巢由〉這首詩是教大家覺悟，不過不是叫你做隱士，而是強調在世間做事，你必得學菩薩道，學儒家的孔夫子，一切都是為人，而不是為自己。如果能這樣存心，自然就有功德，反之，就只有造業。（中）

雪廬詩選讀（下）

——講于九十五年暑假大專明倫佛學講座

●徐自民　講述／慧玲　懷德整理

觀海

包地涵天量自寬，茫茫八表湧濤瀾；
從無一象能超外，知有真源欲話難。
日月虛空圓鏡印，蛟龍世界萬宮蟠；
人間列國衣裳會，幾片東流聚沫團。

這是一首七言律詩，律詩有八句，每兩句是一副對聯，合起來就有四副對聯，文法還是依循「起承轉合」的規則。先看詩題——〈觀海〉，這個「海」不是指太平洋，也不是指大西洋，不是我們地球上任何一個海，但是任何一個海卻都可以拿來作觀（一種用功的方法）。

起聯

第一聯——「包地涵天量自寬，茫茫八表湧濤瀾」。這海特別，不但把整個地球都包起來了，而且天空也涵在裡面。因為它能夠包地涵天，所以這個海的「量」非常寬大，絕非普通。我們地球上的陸地，其實都是被海包起來的，所以稱為「洲」（從水裡面冒出來的一塊陸地），這樣說來，地球上的海也都是「包地」。然而，詩中的海除了包地，還「涵天」，把天空所有的一切景象都涵在裡面，所以才叫「量自寬」。

「茫茫八表湧濤瀾」。「茫茫」，表示看不到邊際；「八表」是東西南北再加上四隅。「湧濤瀾」，濤是大浪，瀾也是大浪，濤瀾表示大浪連綿不斷。這些濤瀾不但在八方之內，也在八方之外，都在那兒洶湧的奔流，這是形容海的容量沒有極限。

頷聯　脛聯

第二聯——「從無一象能超外，知有真源欲話難」，這是承著上一聯而來的。從來沒有任何一個物象，能超出海外，因為海本來就沒有「外」可言。

「知有真源欲話難」，詩人知道海的源頭，源頭在哪兒呢？卻難以說出來。這就像陶淵明所說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想辨別真意是真是假，但言語太有限，無從表達。這就是佛經裡所講的「言語道斷」，你用言語一說出來，「道」就沒有了，就不是那個「道」。詩中講「真源」，這是不得已，勉強用「真源」二字來表示，但「真源」的內涵、本意是什麼？則說不出來。

既然說不出來，就用「烘雲托月」的辦法來表現，讓大家悟。詩云：「日月虛空圓鏡印」。前面講「涵天」，這裡就照應「涵天」，日月（包括所有星辰）都在天空裡面，除此之外，還有「虛空」，就是現代人講的太空。「圓鏡印」，日月星辰、整個太空，都在這個海（以「圓鏡」比喻）當中。

這就是佛法裡的「海印三昧」，在大定之中，心能像大海映照大千世界。另外，佛法的唯識學講「第八識」（阿賴耶識），我們凡夫眾生學佛修行，就是要把第八識中的無明種子去乾淨，這樣就能「轉識成智」，成為「大圓鏡智」。詩中的「圓鏡」，就是「大圓鏡智」，日月虛空都能在大圓鏡智中被印現出來。

「蛟龍世界萬宮蟠」，海除了把日月虛空涵在裡頭，還涵納了蛟龍世界（龍宮）。龍宮在哪兒？龍宮在海裡，佛經裡講的龍宮、龍王，多得數不清，所以用「萬」來表示數目之多。在海裡，每一個龍王都有他的宮殿，龍的身體蟠在龍宮裡面，龍王、龍宮的數目多得數不清。

以上是第三聯的內容，試著把「真源」（體）的「相」描述出來，說它包含日月虛空，也包含蛟龍世界。

（世上最寬廣的是大海，比大海寬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寬闊的是人的心靈。）（雨果）

到了第四聯，歸結到人世間了，詩云：「人間列國衣裳會，幾片東流聚沫團」。「列國」是「東周列國」，指的是歷史上的春秋戰國時代。在春秋時代，最初創霸業的是齊桓公，他因得管仲輔佐，所以能成就霸業。當時，齊桓公召開「衣裳會」，把各國君主召集起來，請大家穿著禮服開會，決定天下大事，解決各國間的紛爭。當時他標舉「尊王攘夷」的口號，請各國君主尊崇周天子，並聯合抵抗外族的侵略，這是齊桓公了不起的功業。詩中舉「衣裳會盟」，是泛指世間一切了不起的功業。

「幾片東流聚沫團」，歷史上每個朝代的輝煌事業，不過就像東流入海的河水上，那一片片的泡沫團而已。《金剛經》云：「夢幻泡影」，「夢幻泡影」就是「沫團」，它是臨時聚起來的，數量不多，只有幾片。我們讀歷史的時候，覺得「二十五史」中的事情很多，但是在海裡一觀的結果，不過就像臨時聚合的沫團而已，很快又消滅了。

這個海是什麼呢？這海就是「阿賴耶識」，就是第八識。第八識涵蓋一切，但是我們現在這第八識不管用，你必得學中國文化，學佛法，先覺悟，然後按照聖人所講的方法，一步一步去開發，把第八識轉成「大圓鏡智」，才有大利用。「觀海」觀的就是這個，從觀世間的海，到觀我們的第八識，一直觀察到「大圓鏡智」。

這「圓鏡海」是無窮無盡的，《楞嚴經》裡說，整個虛空到了「大圓鏡智」裡面，就像一片雲彩在天空裡一樣，那麼渺小。大家現在學佛，求覺悟，就要努力下功夫，等到獲得印證的時候，你的境界就提升了。（全文完）

救貧

有人問：「如何是救貧的良法？」沈近思先生答說：「讀書」。

美國金融海嘯，席捲全球。無數投資人馬失前蹄，資產縮水。更多的人失去工作，過著周休六日的無薪假。閱覽室裡，平常上班時間，以往只是幾個常態性的街友遊民，看報紙打發時間。近來，添了幾位白領年青人，努力的在報紙中抄錄應徵訊息。偶而還有年輕媽媽帶著孩子來閱覽室轉悠，看來也是新失業的一群。眼下不管有業無業，留職在職，全都「貧」了。

貧而無怨難，生活貧乏走投無路時，個人埋怨生不逢時，家人抱怨生活沒有著落。社會上各個角落的怨氣若連成一片，報上說：「這比恐怖攻擊還嚴重。」如何從「貧而怨」提升到「貧而無怨」？由「貧而無諂」一躍而為「貧而樂」？紓困之道很多，撒錢救濟、代謀職缺、供應餐點都是可行之道。清代鄭板橋有一套救貧方法，叫「讀書」。

清朝雍正年間有一位沈近思先生，他官拜侍郎，屬於德能兼備的學問家，有人問他：「如何是救貧的良法？」沈近思先生答說：「讀書」。有人聽了這個答案，以為迂闊不切實際。最近政府有意發教育券，也遭人譏為：「明天都不知怎麼活下去了，還談什麼回學校進修，真是不識時務。」但是鄭板橋卻極為讚成沈先生的觀點。他說，讀書救貧，其實不迂闊。失業貧民，每天東投西竄，不僅浪費時間，久了只會磨損品格，最後終歸無濟於事。不如將東遊西蕩的空閒，用來優遊於經典歷史當中。專心去讀經看史，雖然不求獲得什麼酬勞，但是當下在眉睫間就得大利益了。鄭板橋說：「信此言，則富貴。不信，則貧賤。」肯虛心受教去讀閱經史，自有滿身的富貴。不肯相信的人，整天忙著東投西竄，最後還是歸於貧賤。

誰信這套觀點呢？有見識、有決心、有忍力的人。見識不高，決心脆弱，耐心不夠者，當然不信這一套救貧良法。鄭板橋是言出必行的人，說得到就做得到，他官居知縣，僅靠一年四十五兩的薄俸，養活一家人，是真正的「清知縣」。他目睹某些知縣為了救貧，東投西竄，夤

緣攀附，總想早日品位高升，擺脫貧困。有些知縣受不了苦，怠忽職守，聰明才智全用在聚斂財富。例如百姓用碎銀繳稅時，規定必須多繳一些，因為縣府上繳朝廷，必須把碎銀燒成塊狀的銀錠，燒製過程中會損失一些銀兩，這原是政府的事，知縣卻把這項損耗，攤給每一位納稅義務人，叫做「火耗」。這類知縣收到稅後，將稅額外的「火耗」私吞己有，據說這分收入比固定薪俸還肥。當知縣告滿卸任，荷包滿滿，百姓便在背後譏刺：「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有些官員家裡食指浩繁，又苦於無錢，就向官府挪借，等到借的人多了，大家索性不還，造成國庫嚴重虧空。

（金融海嘯，席捲全球，無數人資產縮水，值此薄利貧乏時代，「讀書」正是救貧的一帖良方。）

貧，並不限有無工作，有些官吏以昧著良心的辦法救貧，最後還是貧賤。他的用度開銷，從未有寬裕的一天，謀再多的錢也是貧。借公圖利的惡報，不僅自身遭殃，後代子孫更是遭人輕賤，永世抬不起頭。靠讀書救貧的人，生活雖然清貧，但是一家人平平安安，活得有尊嚴，這不就是人人夢寐以求的「富貴」嗎？

爲仁由己

「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謂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孔子家語》）

許多事想成是自家的事，就會奮力去完成。《論語》〈堯曰篇〉，商朝湯王說：「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湯王一肩承擔天下事，發生任何災禍，商湯認為我本身有罪，請天帝不要牽連萬方之民，萬方之民有罪，其罪責由我承擔。日用生活與人互動，過於計較人我權利，別人付出多少，我才應付多少，結果如何？三個和尚沒水喝，任由情勢惡化，最後無一幸免。

仁是解困良方

世人私心多，公心少，私心漫無限制的擴張，必會踩到其他人的利益，難免爭相奪取，小至口角官司，大到兵戎相向，人間將永無寧日。世上的亂局都是源於私心太重，眼裡只有我沒有他，不惜侵人損人勝於人，孔子提倡以「依於仁」解決此等亂象。

「仁」，親也，厚也，仁者視人如親，厚以待之。人有親人、路人、仇人，視親人為親，厚以待之是理所當然；視陌路如親，須勉力加行才辦得到；視怨仇如親，能以直心相報就算不錯了。視一切人如至親，自然不會恣意的傷害人，這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的境界。恕就違道不遠了，離仁只有一段距離，更進一步「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對一切人敦厚不薄，那就是仁者之風。

行仁何難之有

仁是解決亂局的良方，在《論語》中處處可見孔子談仁的好處及行仁辦法，但是要成為百分之百的仁者，卻是鮮有人能及，所以

孔子不輕易的以仁許人。行仁，何難之有？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篇〉），又說：「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論語》〈里仁篇〉）依仁而行真的很容易嗎？確實不難。試看：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篇〉）為最親的父母盡孝心，關心手足盡悌道，在孝與悌當中就存著濃濃的親厚仁風。仁可以遍及天下一切人物，孝弟卻是根本的行仁之處。

「剛、毅、木、訥，近仁。」（《論語》〈子路篇〉）心地剛正不阿，辦事堅毅有恆，為人樸實不華，說話不忍利口，以上這些個人的風格特質也有仁厚的氣氛。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論語》〈里仁篇〉）偏袒鄉黨親戚，確實是犯了缺少公心的過錯。但是一個人能對鄉黨親戚特別親厚，意味著心中還是有些惻隱之心，也不失為仁。

五倫有十義：「父慈，子孝，夫義，婦聽，兄良，弟悌，長惠，幼順，君仁，臣忠」（《禮記》〈禮運篇〉），人生在世常要扮演這十種角色，每一角色就有該盡的一種本分，裡頭統統都包藏有「仁」的內餡。在實行具體的十義時，不知不覺就是依於仁了。

為仁但盡本分

有一位獨居老太太，乏人照顧，市政府按時派志工去照護，得悉老太太有三個兒子，平時在外謀生沒有同住。志工聞訊後憤憤不平，大罵三個兒子不孝。老太太卻忙著解釋說：「因為當年我沒有好好教育孩子，所以今日他們不懂得要孝順父母，要慈悲照顧老人。這是我沒有善盡做母親的責任，是我教育錯誤，所以我今天走到這個地步，不怪任何人。」老太太對孩子慈祥未加責難，只怪自己沒有盡到教養的本分。三位兒子若能體念母親這分仁慈厚道，想必千里負米也要報恩於萬一了。

有一位先生包辦了家中內內外外的大小事，親友大惑不解的問他：「男主外，女主內，自古皆然，為什麼夫妻不分工合作呢？」先生說：「我是一家之主，家中的事情當然要我一肩挑了。自從成家後，太太也做了很多事，我很感謝他願意幫我分憂擔勞。」家事是一家人的事，許多人會計較誰該做這，誰該做那，結果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誰也不肯先動手做，冷戰日久，家不成豬窩

幾希！這位先生懂得盡「夫義」之責，每天勤勤懇懇的為家人營造一個乾淨整潔的窩。先生的這分仁心厚道，相信隨著歲月的流轉，有朝一日必當感化家人協力做好家事。

有一對夫婦，先生成天在外賭博，積欠一筆不小的賭債，妻子並不責怪先生，只是默默的攢錢還債。後來妻子得了癌症，藥石罔效。當妻子撒手人寰的那一刻，先生痛加悔過，逢人便表達對妻子的感激之意，盡心盡力護持妻子命終最後一程。這位了不起的妻子，平素只知但盡本分，不管先生如何不仁不義，雖然一路走來坑坑洞洞，但是這分仁厚心地卻讓他莊嚴的走完人生盡頭，死而無憾。

聖門仁風厚道

孔子一生提倡仁恕之道，言教談仁，身教也是處處與人親厚。「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志同道合的朋友，同屬五倫至親的行列，那一天朋友死了「無所歸」，沒有親人辦理喪事，孔子說：「於我殯」，那就在我家停柩待葬。孔子視友如親，把朋友之死看成是親人過世一般，哀傷盡力的為朋友治喪。

孔門行仁成績最好的莫過於顏淵了，顏淵為仁可以「三月不違仁」。他發願「無伐善，無施勞」，在人面前不會誇耀自己的得意事，給人難堪。更不會把棘手的麻煩事丟給別人，他不願意妨害人，給人憑添亂子。顏淵時時刻刻留心「克己復禮」，凡事依禮行事，裡頭就有約制自己，尊重別人的仁風厚道。

五倫唯恐不親不厚

現代人喜歡講究權利與義務，盡多少義務享多少權利，大大小小的事都要爭取公平待遇。某些事可以規定公平原則，但是世上太多事情是無法以公平二字解決的，夫妻在家中如何公平分攤責任？親子之間怎能以公平來規定？父母該盡多少慈，子女應盡多少孝？如果結交朋友，像子路那樣「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論語》〈公冶長篇〉）這個帳如何公平的算？

五倫是一生一世的至親，不是講權利義務論公平的地方，在五倫裡頭唯恐不親，唯恐不厚。而在夫婦、父子、兄弟、朋友、上司

屬下之間，一切親厚行為都是「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篇〉）行仁全在自己，不在他人。

仁是君子本分事

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謂窮困而改節。成就一樁仁厚的好事，難免要經歷許多挫折困頓，孔子勉勵人要「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里仁篇〉）不要片刻忘了對人的親與厚，倉促忙亂時不忘，顛沛危急時還是不忘親厚於人。因為行仁是君子的本分事，君子行仁可能做得不夠完美，但是天下絕沒有行仁的私心小人。心頭一旦浮現不忍人之心的仁厚，他就不屬於小人的行列了。

如此行仁，結果如何？孔子說：「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論語》〈衛靈公篇〉）對人的親厚，比起水火的生活必需品，更不可缺少。待人親厚，人必不來加害，活得自然安全無虞，結果定是「仁者不憂」、「仁者壽」。

論語與孔子人格精神

●劉百閔

好書不厭千回讀

至多，在半個世紀以前，中國人的孩子們，祇要認得千把個字，第一部書要讀的便是《論語》。

當得起真正叫做「人手一編」的，便是《論語》。

當得起真正叫做「好書不厭千回讀」的，亦是《論語》。

自少而壯，自壯而老，成為一個讀書人，要認真做人，要認真做事，他所最喜歡讀的，而且是最得力的一部書，亦一定是《論語》。

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的人物，後來下野，置身于工商企業，一直到死，主持著七十幾種事業，叫澀澤榮一底一位老先生，出門旅行，庭園散步，口袋裡裝著一本書，祇是一本《論語》。他對人說，《論語》這一本書，作了他這一輩子的生活顧問事業顧問。這位老先生死了以後，他的親友們，替他覆刻了正本的《論語》，作為紀念這位老先生的一件極隆重的禮物。

（一手論語，一手算盤的日本明治維新人物：澀澤榮一。）

各行業都靠這本書

《論語》是孔門弟子記述孔子生活和孔子應答他的弟子和其他人的一本書；所以《論語》亦可稱為「孔子言行錄」。

這本言行錄，對後來中國文化所產生的影響，沒有第二本書，可以和它比擬。

父母教孩子，老師教學生，鄉下人排難解紛，做官的人

片言折獄，當國的人一言興邦，都是靠著這本書。

朱元璋從小和尚爬到皇位，他還記得「道千乘之國」的一章；他以為祇此一章，就可以治國平天下。

如果說，中國的文化，就是孔子的文化；那麼孔子的精神，有多少價值，《論語》就有多少價值。

耶穌有《約翰》、《馬太》、《馬可》、《路加》四福音書，《約翰福音》記耶穌言論，而其他三福音，則記耶穌的行實。馬丁路得Martin Ruther曾經說道，假使一切經書都燒毀了，祇要留得《約翰福音》John’Gospel和《羅馬人書》Romans，亦就夠了。我對于《論語》在中國經典上的地位，亦是同樣的看法。

半部論語的傳說

《論語》在漢初有三種本子：一種是魯的本子，叫《魯論》。一種是齊的本子，叫《齊論》。又一種是古文本子，發現在孔壁中的一種本子，叫《古論》。

《齊論》比之《魯論》二十篇，多了〈問王〉、〈知道〉兩篇。

《古論》比之《魯論》，多了一篇，共二十一篇——它把〈堯曰〉下章〈子張曰〉一章，別為一篇。

《齊論》和《古論》，到了隋唐，都亡佚了，祇存《魯論》一種本子。

這《魯論》一共有二十篇：〈學而〉、〈為政〉、〈八佾〉、〈里仁〉、〈公冶長〉、〈雍也〉、〈述而〉、〈泰伯〉、〈子罕〉、〈鄉黨〉、〈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季氏〉、〈陽貨〉、〈微子〉、〈子張〉、〈堯曰〉。

前十篇叫做《上論》，後十篇叫做《下論》。《上論》前九篇記孔子的言論，末了〈鄉黨〉一篇記孔子的起居飲食的日常生活。有人說，這可能是《論語》初編；而《下論》可能是續編。宋趙普說的『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可能是指《上論》言。

分類讀是好方法

從來註《論語》的，自然以朱熹的《集註》，用力最大，而且是朱子的代表作。

清劉寶楠的《論語正義》，蒐輯漢人舊說，並益以宋人長義，算是宋邢（昺）《疏》以後清人的新《疏》。

梁啟超在他的《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上，主張讀《論語》要把它分成幾類讀，以為是很好的一種方法。

近人錢穆氏，有些報紙介紹他的《論語要略》，雖不是錢氏的力作，但亦指出了分類的讀法。

胡適氏前幾年在臺灣講傳記文學，認為「《論語》是一部了不起的書。它是二千五百年來，用當時各國的白話，加上虛字，所寫的最神氣的最生動的言行錄。」並且認為「《論語》是一部活的文字來紀錄活的語言。」這又是從文學上的觀點來看《論語》的一種看法。

（本文出自《經子肄言》，民國五十三年，遠東圖書出版，每一段落的小標題，由編者所加。）

評析「嗆」字

●文　松

把水山「蹇」的「蹇」卦，轉個一百八十度，下起一場大雷雨，換成了雷水「解」的「解」卦。大家冰釋誤會，一笑泯千仇，恢復做為一家人的和樂，那不是很好嗎？

曾幾何時，「嗆」這個字出現在臺灣媒體很多地方的次數逐漸增多，幾乎每天都會聽到或看到。又如「嗆聲」這兩個字好像很時髦，隨處可見可聞，但是一聽就讓人覺得很不舒服。查了教育部的網路辭典，卻沒有「嗆聲」這個辭的解釋，我想這應該是源自於通俗臺語的口音吧。

網路辭典對這「嗆」字的解釋如下：

（一）嗆，口部首，筆畫十畫，音ㄑㄧㄤˋ，煙氣或味道刺激鼻腔，使人感覺不舒服。如：「嗆鼻」、「滿屋子的藥水味，嗆得人難受。」

（二）夠嗆，音ㄍㄡˋ ㄑㄧㄤˋ，俗語，指受夠了，使人不好受。如：「她的脾氣真夠嗆的，實在令人難以忍受。」

這個字還有其他的用辭及解釋，總之它就是人在感到不舒服、不痛快的時候才會用的。可是現在，「嗆聲」這兩個字，卻似乎成了對別人不滿，想要表達抗議，或輕蔑、不屑時的情緒表達用語。基本上是一個不理性的情緒字眼，而且往往只會造成更對立，更加深彼此鴻溝，或形成口水而已，實在是很不好的一種文化現象。

國人不斷在言語行動中過度使用這個字，令人感到可悲，因為這絕非一種有內涵有教養的有效溝通方式。在《易經》中，唯有一個卦是六個爻都是吉的，那是「謙」卦。這個「嗆」字則是完全反其道而行，說的是我比你強，錯的是你，你比我差，你比我糟，而不

（在《易經》中，唯有謙卦的六個爻都是吉的，「嗆」字則是完全反其道而行。）

是先檢討自己有無錯處，放低姿態，以求和解。這是一種示威，一種挑釁，只想表現出自己對於對方的反感，甚至是故意要激起對方的憤怒，好加大火勢，把事情鬧得更大些，但這卻不是處理事情的好辦法吧！

在傳統中提倡「溫良恭儉讓」的美德，在今天反而被人看成是一種軟弱。總認為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然後不管什麼大小爭執，人人都要互嗆，火氣超大，而旁人也以看熱鬧的心情等著看好戲。其發展往往就會由最初的動口，演變到最後成了動手，其結果是兩敗俱傷，仇恨也越結越深。

《易經》中還有個卦是「家人」卦，原本和和氣氣的一家人，因為彼此意見不同，各執己見，這時便轉成為上火下澤的「睽」卦。如果繼續互嗆下去，就像兩隻猙獰的惡狗互吠，我防你、你防我，彼此互相牽制，誰也走不開，於是便成了「蹇」卦。大家都卡在那裡，誰也不能成長或出脫，於事何補？

這時候，只有各自退讓一步，換個角度為對方設想一下。把水山「蹇」的「蹇」卦，轉個一百八十度，下起一場大雷雨，換成了雷水「解」的「解」卦。大家冰釋誤會，一笑泯千仇，恢復做為一家人的和樂，那不是很好嗎？

孔子說：「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在發言有序的會議場所，或賓主盡歡的宴饗場合，闖進去嗆聲，不僅坐實「言未及之而言」的浮躁，更有失「溫柔敦厚」之風，敗事有餘而已，成事君子斷不肯如此。

（「存心以誠，處世以恕，是道則進，非禮勿言。」行可身終，銘作句四）

良心的燈盞

阿　蓮

有些事情，也許不為人所知，但躲不過良心的審視，尤其當午夜夢回時，也是良心靠靈魂最近的時刻。

我的父親在鎮上從事收購玉米的行業，然後再把玉米送到附近鄉下的養雞戶家裡，從中賺取一斤玉米兩分錢左右的差價，也就是說送三千斤玉米可以賺取五十元左右。

有良心錯不到哪裡

那天的天氣是真的冷，三輪車又是敞開式的，沒有駕駛室，我和父親在凜冽的寒風中前行大約三十分鐘後，三輪車從柏油馬路轉入鄉間起伏不平的土路上。顛簸了十幾分鐘，才將那車三千八百斤的玉米送到了一個叫王茂財的養雞戶家裡，然後幫著把幾十口袋玉米抬下車送到倉庫裡。

（父親收購玉米，送到鄉下，賺取一斤玉米兩分錢的差價。）

結帳的時候，父親要求把上兩次的貨款也一起結了。王茂財取出帳本算了算，然後拿出一紮捆紮整齊的一萬元，從中抽取了二十八張一百元的鈔票，就將剩下的錢交給了我父親。父親接過來數了一遍，問王茂財：

「你給了我多少錢？」

王茂財說：「七千二百元，我手裡正好是兩千八百元。」

父親聽了他的話，又仔細地把錢數了數，又讓王茂財把他手裡的錢也再數一遍。最後，父親確定，他手裡的錢多出了一百元，而王茂財手裡的確是兩千八百元。如果父親不吭聲拿錢走人的話，王茂財是根本不會知道這一百元的。而我們辛苦送這一車玉米也才賺了七十元錢，並且包括了人力、油錢在內。

回到家，母親聽說了這事，有點埋怨父親，說：「你這個人就

是太較真了，人家都說了是七千二，你幹嘛要把那一百元還回去？不吭聲，往懷裡一揣不就得了？說不定那還是人家銀行弄錯了多給的呢！」

父親抿了一口酒，說：「誰弄錯的錢咱不管，關鍵是到我們這裡不要再錯了，不就一百元錢嘛，咱圖的是個良心清白。」

母親不屑地說：「就你覺悟高，良心能給你買酒喝？」

父親笑了笑：「話不能這麼說，就算是咱拿了那一百元錢，難道心就踏實了？你門口撿個死兔子，還擔心人家上門來找呢！更何況這本來就不是屬於咱的，用著心虛，假如人家突然想起來這錢是從哪里岔的，咱可就落個孬名了，這以後的生意還做得成不？」

母親說不過父親，嗔怪地瞅了他一眼：「就你有理，窮講良心！」

父親笑著接受了母親的責怨，說：「雖然良心不能讓我發財，但凡事有個良心管著，做人總錯不到哪裡去。」

在我的一生中，父親這樣正直不貪小利的言行，對我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良心是一桿秤

良心，它會讓我們在為別人留些餘地或者希望的時候，也給自己指引了一條退路或者生路。所以英國名人勃朗寧說：「上帝在每個人心中安上了一盞明燈，這盞明燈就是良心。」

良心是什麼？良心是人的「惻隱之心」、「羞恥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它是人性的一部分。良心是人的一種內在的聲音，它時時刻刻對人的行為和言行進行著監督和調節，指導人們什麼是應當做的，什麼是不應當做的，讓人們不至於在困苦或者艱難的時候走錯道路。良心還是人類趨善的根本，使得人們的心靈偏重於仁慈、博愛，正直，讓人積極參與公益事業，做有益於社會的事情，在別人最需要的時候伸出援助之手。

（良心是一桿秤，當人有非分舉動時，它就會來稱量和糾正。）

《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是對於良心的拷問。而良心就是一桿秤，當人有非分的欲望或錯誤的舉動之時，它就會主動地

來稱量和糾正，會在你耳邊對你說：「這樣做是不對的！」「你不能這樣做！你應當這樣做！」。當人做了違背良心的事情，良心依然會站出來指責、審判，讓人內心感到不安、慚愧，甚至痛苦，覺得對不起他人和自己。於是就會懺悔，就會去彌補，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天良發現」。

一個人最傷心的事情無過於良心的死滅，一個社會最傷心的現象無過於正義的淪亡。英國作家司各特說：「高尚的人無論走向何處，身邊總有一個堅強的捍衛者——良心。」莎士比亞曾說：「無愧於心的人什麼也不怕」。

良心讓人活得不齷齪

記得看過一部影片，幾個黑道分子在做傷天害理事情時，被一個少年看見了，黑道威脅少年，如果說出實情就殺了他。當員警一次又一次地找到這位少年作證，少年都躲開了。但是當看到黑道繼續做著害人的勾當，更加肆無忌憚地欺侮那些平民百姓時，少年的良知蘇醒了。他不再躲避正義的召喚，而是挺身而出，站到了證人席上，用自己所掌握的證據把那夥人送進監獄。當然，他也為此付出了代價，被壞人追殺，丟了一隻手臂，但是他卻再也不用躲躲閃閃的活在親人們面前了。

所以，良心是一個人最大的財富，有了它，人就不會活得齷齪和沒有價值。沒有人因為按良心的辦事，而遭到譴責的，也沒有人因為憑著良心辦事而終生後悔的。

請保持我的清白

良心根植於對人的自我調控能力之中。良心讓我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良心讓我們說良心話，做良心事，吃良心飯，拿良心錢，做有良心的人。唯其如此，有良心的存在，我們的社會才會正常的運轉，才會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因此，我們說良心就是一個人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是一個人判斷事物的正確與錯誤的底線。有些事情，也許不為人所知，但躲不過良心的審視，尤其當午夜夢回時，也是良心靠靈魂最近的時刻。當我們為某件事寢食不安時，那就是良心在提醒我們了：「請保持我的清白。」

良心是一盞燈，一盞照亮我們人生之路的明燈，當我們走錯了路，當心靈被貪婪蒙蔽，當選擇在利益中徘徊，良心就會在我們的心中升起，為我們指引光明正確的方向。

從「形而下」貫通「形而上」

——論語講習班第十三期結業典禮致詞
民國98年6月21日於臺中蓮社

●徐自明講述　黃德川敬記

諸位貴賓、大德、同學：

今天是雪廬老人創辦的論語講習班第十三期結業典禮，雪公創辦此班有兩箇重要的意義，一者、希望參加的同學皆要學做聖人。再者、要學孔子所說的「君子儒」。這兩者就是自行化他的意義。自己學聖，同時將孔子所說的學聖之道弘揚出去，利益蒼生。論語講習班自雪公創辦至今二十餘年，即秉持雪公所示之義而行。

雪公創辦本班之初，看到當時的學術界、教育界、以及社會上一般衰相，深覺必須提倡弘揚儒家文化，以挽回世道人心。而儒家文化所講的「道」，在五經中皆有之，其中與道最息息相關者就是《論語》。因此創辦論語講習班，以栽培弘揚中華文化之人才。

從《論語》學形而上之道

論語講習班的課程就是《論語》。這部《論語》，從古至今，注解甚多，很少提及「形而上」學，大多與當今一般社會、學校、學術一樣只講「形而下」學。孔子在《周易繫辭傳》裡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論語》記載：「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論語・述而篇）。「志於道」就是教學者立志學道。道就是「形而上」學，即指人人本有之心性。此心性就是孔子所說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的「性」（論語・陽貨篇）。

孔子的大弟子曾子作〈大學〉，開宗明義即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學〉開頭即言明，要開發自己的明德。此明德，就是由自己本性所起之性德。自己明明德，同時要親民。親民，就是教化他人。

孔子之孫子思作〈中庸〉，第一章即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此性即孔子所言之性，亦即佛家所云之「真如本性」。佛家教學佛者要「明心見

性」，把自己的真如本性開發出來，即是成佛。儒家學術把本性開發出來，就成聖人。成聖與成佛是一回事。明性，初步的效果即能解決生死問題，最後能成聖成佛。

過去一般講儒學者，避免講生死問題，實際上孔夫子對生死問題，已經明顯解釋過了。子路問孔子：「敢問死。」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篇）。此意即是研究死的問題，必須要明白生的問題，生死必須連在一起講，若只講一端是不夠的。故儒家孔子亦言生死問題，與佛法所言「了生死」是一樣的。由此觀之，我們研究儒、佛之道是一致的。

（雪公創辦論語講習班，一者、希望參加者要學做聖人，再者、要學君子儒。）

學儒懂得一以貫之

研究儒學的好處何在？即是孔夫子所說的「吾道一以貫之。」（論語・里仁篇）。學儒由「形而下」的世間學問開始學，一直貫通至「形而上」之學。譬如「忠恕」之道的「恕道」，就把五倫常道包含在內。五倫所講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夫義婦聽，君仁臣忠」。此五種倫常都要講求「恕道」，恕道圓滿即是仁。仁則貫通道德，那就是證到自己的本性。此一貫之修學系統，雪公講述得非常清楚。

學儒，若不把「形而下」學貫通「形而上」學，便不能解決生死之問題，更談不上學成聖人。學儒要成聖，學佛要成佛，都要破除自私自利之心。以此貫通平等無私，人我歸於同一性體之境。

老老實實學捨己利人

世間一般人所講大都為功利主義，注重私人權益，處處只想到自己，但學儒、學佛恰好與此相反。孟子對梁惠王說：「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篇）。世俗功利主義，損人利己。學聖人則要學仁義，捨己利人。學儒、學佛必須將此基本的觀念辨別清楚，才能談得上學習。

《論語》中所言「形而上」學的理論雖然不多，但就「志於道」以及「性相近」這兩章而言，有修學聖人的原理與方法，足以媲美佛法。以視世間任何學術以及各種外道，無與倫比。《論語》記載孔子以及諸弟子的言論，都是指導學者的行為。自修方面由恕道、倫常學起，要「捨己為人」，利他方面要教人明白儒家「形而上」之道，要「成己成物」，教人老老實實依聖人所言努力實行。

（「志於道」就是教學者立志學道，道就是「形而上」學，即指人人本有之心性。）

去除污染本性的惡習

《論語》中教導我們去學習的，皆是人人可以做到之事，譬如五倫中的父慈子孝，皆是出於「天性」。但因我們多生多劫的習氣，將我們的本性染污，所以世間也有不慈不孝的父子。聖賢教育，就是於父言慈，於子言孝。

孔子云：「性相近，習相遠」，順乎本性，則與本性日益相近。順乎習氣，則與本性日益相遠。因此教化兒女要講孝道。教化現代父母，要講慈道。講孝慈之道以及五倫十義諸倫常之道，皆是聖教與性相近，與習相遠。此性人人本有，由淺入深，人人皆可學習。學習的原理就是依照聖教，將污染本性的一切習氣一天天的去除，去得乾乾淨淨，就成聖人了，也能成佛了。

若不了解此理，則儒家講「禮」，要恭敬、要謙讓，那就難說了。今日之下，全世界都盛行功利主義，傲慢主義。功利當前，你教他禮讓，徒勞口舌而已。每遇得意之事，便說值得驕傲。這種人，你教他對人恭敬，皆成逆耳之辭。但是學儒學佛當知此功利思想，此自私自利之

心，皆是污染吾人本具心性的惡習，皆是明心見性之一大障礙。

因此，凡是立志學儒與弘揚儒學的學者，應當把心性與習氣辨別清楚，由「形而下」學貫通「形而上」學。然後始能勸人放棄損人利己之功利主義，學習謙恭禮讓。這是儒家最澈底、最根本的教育。雪廬老人創辦論語班，即將這根本教育的原理闡釋得非常明白。歷屆學員皆是秉持雪公之透徹講解而學習。

快速成聖成佛的方法

今日各位雖然結業，但須了解，學作聖人，不似一般學校有畢業之時，而是要終身學習，而且要生生世世的學習，直至成聖成佛，才算是畢業。

學儒學聖，皆在人間修學。若欲生生世世皆來人間，則須依孔子所教而學，學五倫十義，學恕道，對人恭敬、禮讓。今生如此學儒，下一生便有把握再來人間繼續學儒、弘儒。學人童年讀私塾，有一位老師，臨命終時，自行沐浴、更衣，與兒孫話別，端身正坐，安然而去。

我們研究《論語》，與研究佛經是一樣的。佛所說普通法門，亦是生生世世在人間行菩薩道，但須三大阿僧祇劫始能成佛。儒家學者，成就聖人，亦須多生多劫修學。孔子亦絕非一生成聖。了解此理，若要快速成聖成佛，則須與持名念佛之特別法門結合起來，要深信發願，老實持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一旦生西，今生脫離六道輪迴生死之苦，往生極樂世界以後，與阿彌陀佛一樣，壽命無量，就能一生圓滿聖教大道，就能一生成佛。

今日結業典禮，依雪公昔日講授，謹綴以上數言，奉贈諸位結業同學。希望諸位結業之後，深知學無止境，發憤勤學，要學孔夫子、要學佛，將儒佛圓融學習，指歸當生成就之念佛法門。祝福各位道業、學業日益精進，各位貴賓、大德，身心康泰，光壽無量。

（學人讀私塾，有位老師命終時，自行沐浴更衣，與兒孫話別，端身正坐，安然而去。）

真正的財富

阿蓮

曾聽到有人這樣詮釋「富有與貧窮」：幸福快樂就是富有，孤獨寂寞就是貧窮。胸懷寬闊就是富有，心胸狹窄就是貧窮。有朋友就是富有，無朋友就是貧窮。有父母的關愛、夫婦的和諧和孩子的笑聲就是富有，遠離親情、充滿怨懟，導致孤家寡人的就是貧窮。能靜聽花開、坐看雲起、知足常樂就是富有，擁有萬金，卻憂心忡忡煩惱紛飛就是貧窮……

臺灣首富郭台銘，他的夫人林淑如病逝，引發了一陣新聞熱潮。一向以不拍照、不受訪聞名的郭台銘，卻突然接受了媒體的訪問，他說：「我現在覺得自己很貧窮！我沒有時間好好陪家人。父親過世前，我人在國外，接到電話趕回來見他最後一面時，他已經沒回應了。我最快樂的事，就是媽媽親自下碗麵給我吃，我就很滿足很快樂了。」這就是「首富」的財富觀。

窮人心富有

一位叔叔領著姪子到某腫瘤科醫院看眼疾，由於手術費太高，無力承擔，只好沿街乞討。某報記者獲知此情況後，就他們的處境寫了長篇報導刊發在報紙上，呼籲社會各界給他們叔姪倆以幫助。

沒想到的是，這篇報導刊出的第二天，就有許多人來報社捐款。更沒想到的是，竟有一個失業工人，領著自己殘疾的兒子來捐款。報社記者趁機採訪這位失業工人，問他：「為何在自己如此窘迫的情況下，還要去救助別人？」

失業工人歲數並不大，但看起來蒼老了許多。他只說了一句話，卻讓那位記者回味了許久：「窮人再拿出一點來，還是窮人，這是不

（窮人再拿出一點來，還是窮人。但是看到被救助的人眉頭舒展開那一刻，我的心就富有了。）

會改變的。不同的是，當我看到被救助的人眉頭舒展開的那一刻，我感覺到了自己內心的富有。」

所以說人的富有，並不是意味錢財擁有的多少，物質上的貧窮並不是真正的貧窮。因為物質生活並不寬裕的人，同樣可以擁有很富足的精神生活，並且過得快樂、幸福。他們依照自己的現有能力，不貪心，不妄想，懂得感恩，知道惜福，樂意奉獻。

當然也不是說有錢了就意味著一定會被煩惱緊纏，就一定會陷入難堪，有錢同樣會幸福和快樂，關鍵是看你怎樣利用你的財富，怎用使財富讓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都豐富起來。誠如香江集團總裁翟美卿所說：「當一個人有了足夠的物質基礎的時候，當企業越做越大，一個一個目標都實現了的時候，金錢就只是數字的概念，而少了觸動感，心的富足才是最重要的。」

何不以德立世

古人有言「你若貧窮，何不以德立世？你若富有，何不以善示人？」這種心態才是真正可以使人在世間立住腳的，也才是人生真正的財富。因此當我們試圖來判斷一個人是否貧窮和富有的時候，不要只是從表面的物質多少來著眼，而是要從這個人的心靈是否富有來定論。

十九世紀，美國自然文學經典代表作梭羅的《湖濱散記》，寫的是梭羅在華爾騰湖畔的林地中自己開田種地，體驗最基本的生活消費，從而證明簡樸生活的可能，並表明只有心靈的富有才會真正提升生命的品質，即「多餘的財富，只可以購買多餘的東西，靈魂的必需品是金錢根本無法買到的」。這裡所說的靈魂的必需品和金錢、物質沒有任何關係，它是一個人自我提升的內因。

（梭羅在湖畔開田種地，過著簡樸生活，體驗心靈的富有。）

正心誠意改變人生

「心者，一身之主也」，人的一切言行都發自心靈，所思所想也由心靈決定，人生的煩惱糾纏要靠心靈的解脫來解決，而人生的幸福也是由心靈的自我提升來實現的。四書之一〈大學〉，所謂「修身在正其心」，修身的關鍵也就在「正心、誠意」等

修心功夫。可以說「修心養性」就是儒學的核心，而修心的最終結果是使人成聖。心正了，意誠了，心靈得以提升，不僅人做得好，更有緣成聖成賢。

在《論語》中，子貢有一次問孔子：「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回答道：「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誰願意貧賤？但不想貧賤卻難免會有貧賤的時候；誰不願意富貴？富貴可以使人享受榮華、名利雙收。子貢認為如果在貧賤時仍然保持自尊，而不去奴顏婢膝地諂媚。如果在富貴時能守住自我，而不去驕橫跋扈地欺壓別人。能做到這樣算是不錯了吧！

子貢所說和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其意相當。但是這些畢竟還是要靠自我的強制，尤其是貧賤時是否自暴自棄則難以預料，富貴時是否還有憐憫之心也不得而知。

因此孔子認為，身處貧賤之中，能樂觀地生活，不改變自己的志向與追求，不失去自我的尊嚴，擁有健康與豁達的心態。身在富貴之地，能按照禮的要求去做，對上不卑，對下不亢，不失去憐憫之心，這才是更好的生活態度。

心靈富有的生活方式

生命最大的財富，就是心靈的富有，任何追求都應該以追求心靈的富足為最終目標。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應去追求物質財富，但任何對於物質財富的追求，只有回歸到心靈富足的層次才有意義。

當我們有了足夠的食品、衣物和躲避風雨的住所之後，如果感覺不到更高層次的意義，那麼任何追求最後都會變得無聊乃至空虛。

心靈的富有，在現實生活中有許多方面的表現，通俗的一點的來說就是關愛生命，善待他人，胸懷坦蕩，惜福感恩。它所要求的條件並不高，實現的途徑也不複雜。一個善意的眼神，一句溫暖的話語；踐行了的諾言，滿懷誠意的道歉；捐助貧病，幫扶老弱。只要你真心付出，虛心學習，那麼自己的人格和品德就會日漸完善，人生也會越來越豐富。

學《論語》鋪底子

——民國74年10月11日第三期論語講習班開學典禮貢言

●雪廬老人講述
●弟子德川敬記

諸位老師、諸位同學：

論語講習班，按照規矩，有兩種教學，其一為世間法，即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世間法以孔子為主，在全球上而論，世間法只是其中之小範圍。

孔子乃生而知之者之聖人，是真正之聖人，絕非今日之下，所說一知半解有關孔子之事。孔子所云雖是世間法，但大家若能體會幾句，則其中世間法、出世間法皆包含其中。凡事皆有次第，若先學世間法，把人格做成了，才能說出世間法。

出世間法是什麼呢？就是「了生死」。談到「了生死」，世上宗教有信天、信神，世間法若一上來就講了生死，大家也聽不懂，必得先鋪下底子，才能聽懂。此事聖人也知道，若聽過《易經》，多少懂得一點，就可以向大家說一說，若不到那個時候，說了也聽不懂。

其次，大家學過佛，「佛」是出世間法。以出世間法而論，世界上多少的宗教，所講的也是頭出頭沒，卻不能了生死。大家以為升了天就算是了生死，其實升天還在六道輪迴，還是個凡夫，如何能解脫生死？所以我們在此學習，有儒家的底子，就容易懂得佛學。要學孔子之道，若只念孔子的文章是不行的，光念這些「之乎者也」，一點用處也沒有，那叫書呆子。

我們自今以後，在短短的人生之中，要體會「人身難得，得到人身，先把人格成了，爾後再成佛，能夠永久的解脫。」

提及佛教，眾人皆知，印度是佛教的發源地，那只是臨時的發源地，因為盡虛空十方三世多劫以來就有佛。蓮社一開始就是講《論語》，因為時間有限，就與佛學統合著說。

佛家雖然方便有多門，可是吾人生命有限，能活一百年的人很少，即使活到百歲也糊塗忘事，不能辦事了。我就是快百歲之人，

也稍為糊塗了，然而我學佛已七十年，對於佛家之事，也只是一知半解。此一知半解也是方便法，最低限度也成就「了生死，不入輪迴」，那就算學佛、學孔聖人沒有白學了。

論語班非一朝一夕了，希望同學們，提起精神來，往前進步。大家都念過《阿彌陀經》，往生西方，蓮開九品，看《十六觀經》即知，每一品又分九品，九九共八十一品，你們好好修行，早證無生。話不多說，請諸位精進，請求各位老師「學學半」，自學而教人，本人也就心滿意足了。

（後記）

雪公生前應聘入「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府」，任職主任秘書，受孔上公德成奉祀官之請，在臺中蓮社開辦論語講習班，教授《論語》，栽培人才。自民國六十九年十月三日開辦第一期論語班，至今（民國九十八年）已歷十三期，受惠學子無數。今特恭錄雪公於第三期論語班開學典禮之貢言，與見聞者共勉。

雪公以九十六歲高齡親臨授課，次年（民國七十五年）夏曆三月初五即安詳歸西，往後論語班上課，即以雪公之錄音帶播放授課，並於講堂黑板恭書「如師親臨」，學員依然行禮如儀，恭敬聽課。

回首前塵，懷恩無盡，謹此馨香祝禱雪公再駕慈航，普利群萌。雪公所創「道倡倫常道，心為菩提心」之儒佛道業，源遠流長，利益無盡眾生，悉皆「生入聖賢之域，歿歸極樂之邦」！

（。才人培栽，《語論語》授教，班習講辦開社蓮中臺在公雪，請之官祀奉成德公上孔受）

學而不問　沒有學問

●陳琦萍

學，一定要問，學而不問，永遠沒有學問。問，是孔子智慧、知識最大來源之一。一部《論語》便出現了一百一十七次的問，可以看出孔子對問的重視。

《論語．八佾篇》，記載孔子好問的故事，經文說：「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本章應是孔子在青少年未成名時，自我學習的生活片斷，在晚年敘述，由弟子記錄下來的。孔子年輕時，進入魯國初祖周公的太廟，參與祭祀，在事前演禮時，對於太廟的祭品、禮節、儀式無所不問。某個人見孔子「每事問」的行為，不解的說：「誰說鄹人家的孩子孔丘熟知禮儀啊？進入太廟，每件事都要問。」孔子聽到後，淡淡的說：「參與祭禮，明白禮的內涵，這才是禮。」

問，有問他人，如這一章「子入太廟，每事問（人）」。有問自己，如牛頓見蘋果落地，苦思強索，問自己問出了答案。孔子思想的形成，來自問人的少，問己而悟出學問的多。也因他的好問，帶動、鼓勵了弟子問難。以子張為例，就曾前後十三次以不同形式問孔。

一個人聰明與否，與天賦有關。一個人智慧的形成，有許多是問人、問己問出來的。有疑，才會問，問明白了，就是「智者不惑」。

孩子喜歡發問，對父母或許是項心理負擔，但如能耐心順勢誘導，無形之中能幫助孩子養成好問的、開朗的學習品格，終身受用不盡。學生喜歡發問，對教師或許會加重工作分量，如果教師樂于耐心解答，便可以使學生的求知欲，由涓涓細流交成滔滔巨浪。

一個朝氣蓬勃的民族，一定源自它的孩子敢問父母，學生敢問教師，下屬敢問長官，人民敢問元首，而又敢于問自己。同時，做父母、教師、長官、元首的，以能被人問當成一件快樂的事。

孔子思想，隨著他的逝世而漸漸湮沒，這是中華民族文化最大

的損失。秦漢以後，獨裁專制的皇帝，配以彎腰屈膝的儒生，使得孔子思想特色之一的「問」，從此與中國人絕緣。我們不但喪失了有疑難問父母、教師、長官、元首的勇氣，也遺棄了遇到困惑問自己的智慧，轉而問天、問神、問鬼、問卜。

舜因「好問」而有大智慧，仲虺勸商湯「好問則裕」，喜歡問，智慧自會充裕，孔子更要人「疑思問」。學問，學問，要學也要會問。

禮演。祀祭與參，廟太的公周國魯入進子孔）
（。問不所無式儀、節禮、品祭的廟太於對，時

賣瓜

●洗心

教書先生，意興索然的面對教材，怎能指望弟子盍興乎來？出書的人，自己都懶得翻一翻讀一讀，誰會有興趣來當您的忠實讀者？

老王賣瓜，直說自家種的瓜最甜，若不喜歡自家的瓜，如何賣得出去？臺灣廚藝翹楚阿基師，做出每一道菜，一定面帶微笑，他說：「唯有打從心裡喜歡自己的菜，才能感動人喜歡來品嘗。」個人的職業、自家的產物、推出的作品，若冷漠以待，不屑一顧，如何感動外人生起歡喜心？

北京大學附近有一間「風入松書店」，僅有十多年的歷史，現在已成北京榮譽商標。唐代皎然大師有一首「風入松歌」，歌辭唱著：

西嶺松聲落日秋，千枝萬葉風颼颼；
美人援琴弄成曲，寫得松間聲斷續。
……

「風入松」店名就是這樣來的，那是一個非常安靜的場所，人們可以隨意飽覽架上新書，最特別的——這裡的店員與別家店員有不同的氣質。老闆不希望店員只會賣書而已，他要求店員每一周要讀一兩本書，彼此交換讀書心得。店員擬定的讀書計畫，不僅店員自己受益非淺，而且讓購書、讀書的人也成為受益者。例如一個店員從一個席地而坐的青年身邊走過，為了怕打擾這位青年的思路和閱讀，會小心翼翼無聲無息的走過去。這樣的服務態度，只有喜歡讀書的人才瞭解，能體諒其他讀

（「十年讀書聲，如此風入松」，店員不僅瞭解圖書館需求，更能根據每個院系的不同需求，做到一對一的服務。）

書人讀書時的寧靜，也只有讀書人才會維護這分難得的寧靜。店員如果好樂讀書，他會觀察你在翻些什麼書，主動跑來問你：「對什麼主題有興趣？」然後好心給你開張簡易書單，省走許多冤枉路。

前一陣子，誠品「敦南店」重新開張，店面煥然一新，普獲好評。開店過程中，印象最深的是經營者的一句話：「希望書店店員都喜愛讀書。」這句話帶出了誠品的文化品位。六藝經典是孔子教學的教材，老師孔夫子喜歡這套教材嗎？孔子自己說：「信而好古，敏以求之」，孔子深信這套教材，蘊含古聖先賢的智慧，勤快的鑽研，就能學得修身的經驗、齊家的良方，以及治國的方針。老師熱愛教材，自然大大感動學生的心，看看：顏淵學得「欲罷不能」，子路愛得「終身誦之」，南容常常「三復」不忘，曾子終身咬住「一貫之道」，子貢可以隨意拈出，。先感動自己，那才是感動人的不二妙方。

（「希望書店店員都喜愛讀書。」這句話帶出了誠品的文化品位。）

賣書的人，面對一屋子的書，興趣缺缺，只是在那兒搬書上架做苦工，如何感得近悅遠來，生意興隆？教書先生，意興索然的面對教材，怎能指望弟子盍興乎來？出書的人，自己都懶得翻一翻讀一讀，誰會有興趣來當您的忠實讀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任何事行有不得，先問問自己，唯有誠於中，才有形於外的一天。

責己不求人，是為有德之風。當德風綠遍心田，「德潤身」的效益就發揮出來。有德就有人，有人就有土，有土就有財，有財就有用。懂局的人，莫不先慎乎德。

庭訓與師道

●孔德成

民國七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孔上公應聯合報之邀，撰述〈庭訓與師道〉，提及兒時庭訓及人師之道，得以一窺聖人家的禮節規矩，於個人脩身治家，有諸多啟發。（編者謹識）

我出生於一個大家庭，經濟狀況在過去雖不能稱之為富有，也尚算得上寬裕。日常生活方面，我母親在世時課子、老師教誨，就飲食、衣著兩項來說吧：

飲食一項是十分簡單的，夠吃即可，不許挑嘴或自作主張點菜，家裡做什麼就吃什麼，絕不允許嫌棄菜色而不吃的事件發生。這是中國舊家庭的規矩，並非吃不起，而是要小孩子養成淡泊、平易的飲食習慣，才不致任意放縱。如此，將來進入社會，無論遭遇何種境地都可適應。衣飾方面，錦衣華服雖然也可以說穿得起，然而我們家裡是不為的。

那個年代，穿得起皮鞋的人家較少，稍講究的人家多以緞鞋為主，普通點的便著布鞋；衣服質料呢，講究的人家穿綢子、緞子，一般人家布衣遮身為多。我們小時候，家裡祇許穿布衣，鞋子也是布鞋。種種衣食上的規限，無非教導小孩子養成簡樸的習慣。

在待人接物方面，我們家用人雖不算少，但是小孩子

（孔上公說：親友、長輩發現我有錯誤的地方，也時加訓誡，母親絕不袒護。）

對待用人不准呼來喝去，請他們做事，必定要非常有禮貌，如果小孩子有不禮貌的行為，老人家看到了，一定嚴予訓責，不可存有主僕的觀念。因此，我們家內的小孩從幼年起，無論飲食、衣著、應對、待人，均須有禮。我如今一切的一切，不敢稍忘庭訓。至於我現在的生活，除上班、上課，就是讀書。每天也作一些運動。

談及讀書過程，一個人自幼即成長於那樣的環境，當然格外容易養成嬌縱的個性，尤其在求學一事上。然而我讀書卻半點兒錯不得、鬆懈不得。我幼時念書不完全似現在的方法，背書乃天經地義事，背不來是要挨打的，老師拿戒尺打手心，痛徹心扉，不過，所受的課程和當時學校中一樣。可以說，我童年受教育的生涯比起一般人更嚴格。如今回想，年事雖愈長，有時仍能熟記些已念過的書，實在是受惠於幼時嚴格的教育所賜。

此外，親友、長輩對於我，如果發現錯誤的地方，也時加訓誡，母親絕不袒護。我的家庭教養，就算與當年舊社會並論，也稱得上是嚴格的。

我教書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了，準備教材，是生活裡重要的一項科目。我上課時，盡我的能力詳細講解，有疑義處，持保留的態度，並讓學生充分討論，提出自己的意見。我要求學生，做學問態度一定要謹嚴，不要輕易下斷語。當學生上課表現不理想時，委婉規正。三十餘年來，我和學生處得如同家人。

我覺得雖然因為時代變遷，教學制度不同，師生關係不比從前，但是教育的原理是一樣的。學生發問，老師應和顏悅色解答，如果不了解，便坦承不知，我覺得這並不會失去老師的尊嚴。更重要的是老師要言行合一，以身作則，這就是「以身教人則從，以言教人則訟」的道理。

總之，我受的庭訓、教育，都是忠以事上、孝以事親、誠以待人、敬以律己的，至今猶秉此原則以行事。

三年不言天下和

●元　亨

三年不言，澄淨心思，把國政大事交給百官家宰去辦，國家機器運作如常，不必擔心國政混亂，或是大權旁落。三年後還能無縫接軌，完整的承接國政。

孔子的學生子張，研讀《尚書》的〈無逸篇〉時，讀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這一段，提出了疑問：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論語．憲問篇》）

殷朝高宗，他是中興商朝的國君武丁，在他的父親小乙逝世時，依古代喪禮，必須住在茅草搭設的「諒陰」（凶廬的意思）裡，不去管理國政，如此服喪三年。子張對這句話起了疑惑，依禮守喪是需要的，可是高宗身為繼位國君，這麼長的時間裡不理國政，那國事怎麼辦呢？因此向孔子提出了疑問。

孔子答復：「何止是高宗呢，以前夏、商、周三代，國君都是按著這樣的禮制在做的。」諸侯死了，稱為「薨」。舊君既薨，新君即位，這時朝裡的文武百官都會總攝己心，在職務上各盡其職，一切政事聽命於冢宰（即宰相），直到三年之喪守完，新王才會親自聽政。」

（武丁三年不言，靜觀國情風俗，終於夢見「傅說」，請他輔佐，殷朝因此中興大治。）

尋訪賢人

從孔子回答子張的語氣來看，可以看出孔子是十分稱揚這件事的，根據《史記．殷本紀》記載：武丁即位，一心想中興殷朝，卻未能得到有人輔佐。三年不開口，國家政事委由冢宰決定，自己沈默以靜觀國情風俗。終於在夜夢中得一聖人，名為「說」。武丁將夢

裡所見的人，觀察群臣，全都不相符。於是命令百官到朝外鄉野尋找，終於在一個叫傅巖的地方找到了，正以奴隸身分，從事築城的土木工程。武丁一見此人，確與夢中所見同人。相互交談，果然是聖人。武丁即請他來輔佐，殷國因此大治。

武丁年少時，父親小乙讓他待在民間生活成長，很能知道民間疾苦。後來他從民間選這位出身低微，但能幫助他成就大業的傳說，破格提拔，任以為相，終能接手大政而治天下之民，這在當時是很不容易的。

武丁在守喪中，三年靜默不語，又託夢求賢，正說明其用心治國的苦心，傅說果然不負武丁之望，為相之後治國有方。在傅說的輔佐下，商王朝出現了政局穩定、經濟發展、天下太平的興盛局面。考古資料也說明武丁在位的五十九年間，是商朝最繁盛的時期，也因此才會在《尚書》的〈無逸篇〉中，由周公記下此事，用以教示周成王。

長於民間

殷高宗治國能有這樣的成就，絕非其一人之力，在其父王小乙主政的二十九年之間，相信必已舉用了有德有才的文武百官，各各均能適才適所。對於國家將來的繼位者，其子武丁的德行培養，更是自小就十分重視，用了最實際的方法，讓他在民間成長而知民疾

（武丁在守喪中，三年靜默不語，又託夢求賢，正說明其用心治國的苦心。）

苦。

在守三年父喪中，殷高宗住在簡樸的屋子裡，盡人子孝思，以為天下百姓的典範。三年不言，澄淨心思，把國政大事交給百官冢宰去辦，國家機器運作如常，不必擔心國政混亂，或是大權旁落。三年後還能無縫接軌，完整的承接國政。

這樣的一個執政團隊，必然是百官各司其職，各安其分，才能讓殷高宗用至誠之心，自修其德並祈求賢才，終於感得傳說這樣的大賢來輔佐他。當時前後兩位君王所用的文武百官，必然都是為國為公的君子賢大夫，所謂「舉直措諸枉，則民服」，高宗親身依禮行孝，以身作則，自然收到風行草偃的效果，國家當然要太平了。

吾人讀歷史，主政者為爭權奪利，所發生的父子爭國、兄弟爭國、君臣爭權，刀光血影，逆倫犯上之事者，層出不窮，孔子所說的「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其間蘊涵著多少的慨歎！

孝治天下

《論語．為政篇》中，有人問孔子何不出來從政，孔子答：「《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孔子認為從政治國之本在齊家，能夠請到在家盡孝盡弟的人出來為政，就必然能把國政治好。在古代文章裡，常讀到一句：「先王以孝治天下」，可見孝為治國的指南針，但也會懷疑：行孝就能治理國家嗎？由殷高宗父子時代的事蹟裡，我們看到了最佳的示範。

西方政治思想，秉持人性本惡的觀點，認為權力會導致腐化，將政權分割成「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而不相隸屬，運用權力的制衡設計，讓三權既獨立又牽制，就能使政治長久安定。多年來實證結果，世界各國的政治，依然紛紛擾擾，所滋生的問題永無止境。究其根源，實因未能掌握治國之本，所謂「人道敏政」，為政之本在人，而非僅是制度本身。

雪公云：「人心若壞，那什麼都壞了。」同樣的，人心若都能盡孝行仁，民風淳厚，那又怎不會達到太平呢？

要想找回「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的好時節，就得問自己：「今天，我省了多少能源？減了多少碳污染？」

兒時過年除夕，趴在大方桌邊，看粗通筆墨的叔叔，裁兩張大紅方紙，一張寫「風調雨順」，一張是「國泰民安」，等墨乾了，高高興興的貼在兩扇門。又舊又暗的老木門，糊上兩張新春聯，年味就出來了。年事漸長，方知平民百姓一生圖的就是這八個字！

時下有識之士皆為全球暖化而憂心，地球暖化造成各地氣候異常。歐洲超大風雪，美西遭暴雨肆虐。北京今冬降雪量創下六十年來新高，南韓首爾則出現近七年來最冷的攝氏零下十四度。連陽光普照的美國佛羅里達州，也抵擋不住這波冷氣團，蔬菜水果都已結凍。正當北半球冰封之際，南半球卻是高溫酷熱，澳洲有些地區連續多日衝破攝氏四十度，南部地區更高達四十五度。臺灣五年前，每年至少有七十多天的毛毛雨，五年來只剩三十多天，平時雨水少得可憐，雨一來非暴雨即超大豪雨。

地球過度暖化，激出劇烈氣候，這問題的源頭在那裡呢？「人不照天理，天不按甲子」，老一輩人的諺語點出了關鍵所在。

天象不離我心

孔子常帶弟子到曲阜西南五百公尺處的南泉村，一個（若不從內心鋤去貪婪欲望，焉能感天動地，風調雨順！）

叫「舞雩臺」的地方。這裡平臺廣闊，喬木環繞，有沂水流過，在此吹風賞景，可觀天地氣象，學聖賢工夫。曲阜是春秋魯國首都，國家發生旱澇時，朝廷便來此舞雩臺，備妥供品、樂舞，向上天祈雨求晴。為何發生乾旱水澇？答案也就在舞雩臺上刻的「崇德，修慝，辨惑」六個字。子張、樊遲對這幾個字，都曾好奇請教孔夫子：

（到舞雩臺祈雨求晴，當以「崇德，脩慝，辨惑」三事自責。）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論語．顏淵》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論語．顏淵》

清代劉寶楠注解「崇德，脩慝，辨惑」，說：「此當是雩禱之詞，以德、慝、惑為韻。」祈雨求晴者，當以「崇德，脩慝，辨惑」三事自責，若國君登壇求天降雨放晴，首先要以這六字反躬自省：

是否因個人德行有虧，以致天生旱澇？

是否因慝匿太多過失，以致天降旱澇？

是否因個人怒氣太盛，以致招感旱澇？

天不降雨、不放晴，現代人只會怪罪氣候異常，絕不會想到這與我有何干係。但是畏天命的明君，總想「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國家不得風調雨順，定是作之君者的罪過。明君藉此反省檢視，德行更加崇高，過失愈來愈少，怒氣日漸減損。當心念平和了，外在的氣候自然恢復正常。

東漢劉向《說苑》記載，商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商湯親自向上蒼祝禱，以六件事自責——

「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

政事不夠節制嗎？動用百姓太急嗎？賄賂太猖獗嗎？左右太多讒言嗎？宮室建造太多嗎？採納得勢嬪妃太多的意見嗎？

商湯向上天懺罪謝過，結果？「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上天的回應，如影必隨形，響必有聲，懺儀未結束，天已降下大雨。商湯如何能感動天？從他刻在洗臉盆上的九個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便知秘密所在。臉天天洗，心也要天天洗，心靈有一丁點汙染，都要洗得乾乾淨淨，商湯以他的忠誠勤懇感動天心。

時雨恆雨的關鍵

天象，人心，兩者有何關係？《尚書．洪範》說的很明確：「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一國之君素有美好德行，自然環境就有好的驗證：

容貌肅敬，感招及時好雨以滋潤萬物。

言語從善，感招和煦陽光以乾淨萬物。

見識清明，感招溫暖和氣以長養萬物。

耳聰善謀，感招冷冬寒氣以成熟萬物。

思慮通達，感招四季微風以吹動萬物。

若君行不良，如：行為狂傲、做風過分、安逸享樂、行政急切，蒙闇愚昧，感招的天地氣候是：恆雨若，恆暘若，恆燠若，恆寒若，恆風若。一年四季風不調雨不順，過量的雨水、日曬、高溫、酷寒、急風，以致萬物失去滋長成熟的條件，民不安生，國不太平。

古代祈雨求晴都是一方大員，在京城是天子獻祭，地方則是縣官主祭，而今民主時代，人民當家作主，遇到異常氣候，誰最應反省？主政者責無旁貸，而普羅大眾人人都有股分。畢竟「國者，人之積也。」人民合眾方能成國，個人命運與國休戚與共。

要想找回「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的好時節，就得捫心自問：「今天，我省了多少能源？減了多少碳污染？」生活奢華必耗能源，貪圖安逸難免增碳。若不從內心鋤去貪婪欲望，焉能感天動地，風調雨順！

精美人品從詩來

——孔門解經實例

●濯　生

一首經典之作的詩篇，尋常人讀了，不過吟風弄月，附庸風雅。孔門師生，志於學道，詩是砥勵品格的良藥。

孔子弟子，人人讀《詩經》、學《尚書》、聽《周易》，知各國《春秋》，執行禮儀，學習樂器。經典，是孔子授人的法寶，也是弟子成聖成賢的指南。孔門如何研解經典？今人金安平女士撰有《孔子——喧囂時代的孤獨哲人》，書中就《論語．八佾篇》子夏問詩一章，分析孔門解經的特色，讀了饒有趣味。

子夏學詩有惑

子夏是孔門文學科大哲，姓卜，名商。所謂「文學」，在東漢大儒范寧的說法是「善先王典文」，善於學習古聖先王的典籍。子夏如何善學呢？請看《論語．八佾篇》這一章經文：

「子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子曰：繪事後素。

曰：禮後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子夏學了《詩經．衛風．碩人》時，對於「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三句，有不明之處，請孔子釋疑。目前傳世的詩經，還見得到前二句，第三句「素以為絢兮」不見了，漢儒馬融以為是逸詩。這首詩是如何緣起的？據《詩序》說，莊姜賢美，但莊公惑於嬖妾，而疏莊姜，衛人閔之，故有此詩。

〈碩人〉一詩，讚美齊莊公的女兒、衛莊公的夫人——莊姜的詩。她是「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與齊國太子同母，是正后所生。她的長相美極了，雙手白嫩如初生茅芽，皮膚細膩如凝凍油脂；脖頸粉白如天牛幼蟲，牙齒如瓠子又白又齊；額頭如蟬首方正，眉毛細長如蛾觸鬚。如此佳人，笑起來如何？眼睛如何流動？「巧笑倩兮」，笑靨醉人真是美麗。「美目盼兮」，秋波流動，蘊含萬種風情。

莊姜擁有美好的手、膚、領、齒、額、眉、口、眼，加上一顰一笑，更顯美姿，故云：「素以為絢兮」。凡物不加修飾，叫「素」，「絢」是

采畫成文。莊姜天生麗質，有美好的質地，再加上「倩笑、目盼」的舉動，尤為動人。

（莊姜之美，一是姿質姣好，二是舉止優雅，兩者搭配得宜，楚楚動人。）

孔子啟發解惑

「巧笑倩兮」，子夏懂。「美目盼兮」，子夏也瞭解。但是這「素以為絢兮」，該如何解？孔子一聞子夏所問，便知子夏疑惑所在，就在這一句「素以為絢兮」，所以孔子直接答說：「繪事後素」。

繪畫這件事，有三種作法：一是畫後再勾「素粉」，在畫布上布滿眾色，再以白粉分布其上，名為「繪事後素」。二是「素功」之後再繪畫，先在畫布上塗上白粉，再施五顏六色，也叫「繪事後素」。三是有潔白「素地」再繪畫，作畫前須有一塊乾淨潔白的畫布，才能畫上美麗顏色，故說「繪事後素」。

古來三種畫法都有，雪廬老人解析這章經文，參考各家注子，選擇全祖望《經史問答》引楊龜山的說法，採取第三種「有素地之後再繪畫」。因為《禮記．禮器》有說：「甘受和，白受采。」甘味可調和各種味道，白色可接受各種顏色。孔子完全不提莊姜如何美麗動人，卻拐個大彎，以繪畫比喻「素以為絢兮」，先有淨白的畫布，才繪得上好看的顏色。

子夏悟得新境

子夏一經孔子啟發，他想到：「禮後乎？」素喻為質地，繪比做修飾。一個學習者僅有好的質地不夠，還要學習禮儀，以禮儀修飾言行舉止。如此有「文」有「質」，就是文質彬彬的君子了。先具好質地，後學禮儀，所以禮是後端的美化功夫。

莊姜之美，一是姿質姣好，二是舉止優雅，兩者搭配得宜，楚楚動人。孔子以「繪畫」一事，把這兩端連在一起，潔白畫布繪上五顏六色，益覺賞心悅目。子夏從孔子受教，學詩不僅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而已，更心儀君子仁人，所以他想到了：人的質地好，還須學禮，才是有教養的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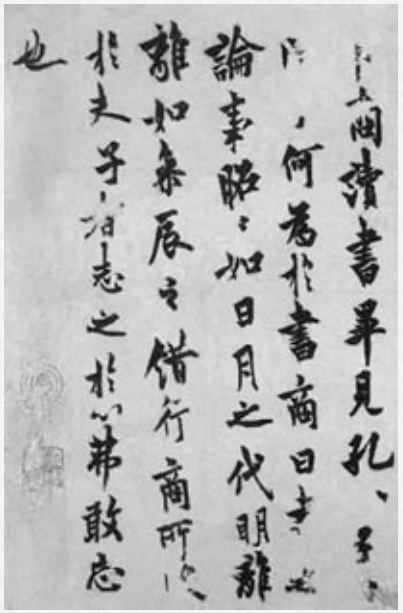
君子。

質地與禮儀，有何關係？《禮記．禮器》說：「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忠信之人，有誠實的質地，可以學習各種禮儀。如果行事不忠、言語不信，那這個人學的禮節就落空了。所以學禮之人，若能得忠信質地者，最為可貴。

讀詩讀出好品德

一首經典之作的詩篇，尋常人讀了，不過吟風弄月，附庸風雅，於一己身心，毫無改變。孔門師生，志於學道，詩是砥勵品格的良藥。子貢從「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詩句，領悟了「貧而無諂」還要「貧而樂」，「富而無驕」應提升到「富而好禮」。子路學了「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詩句，從此終身誦之，立志做個不嫉人富，不媚求人的高尚君子。南容讀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詩句，說話因此小心謹慎，深怕一句不得體的話，造成不可挽回的遺憾。

子夏學〈碩人〉一詩，有不明之處，及時請教孔子，獲得寶貴的啟發，在進德修業上，更上一層樓。學生會問，老師能啟，學生善悟，老師歡喜，所以孔子說：「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卜商能發明我的意思，如此纔可與談詩。一首境界深廣的詩，有人小悟，有人大悟，有人不悟，子夏能悟得意在言外的詩旨，故蒙孔子深加讚許。



（歐陽詢《卜商帖》，記子夏讀書畢，見孔子。子夏感激夫子所授，牢記在心，永不敢忘。）

中庸第一章研讀（一）

——民國九十九年元旦講於臺中蓮社

●徐自民講述
●黃德川敬記

各位蓮友大德：

今天是新年元旦，各位齊聚蓮社，學人醒民首先恭祝各位新年愉快，萬事如意。往年元旦，我學人大都選講印光祖師《文鈔》，今年選一章〈中庸〉，與大家共同研讀。

中庸闡釋易理

（〈中庸〉乃孔子之孫子思所作，子思學於曾子，而曾子則受教於孔夫子。）
（元代趙孟頫繪〈三聖圖〉）

〈中庸〉是《禮記》中的一篇經文，後來單行於世。此經乃孔子之孫子思所作，子思學於曾子，而曾子直接受教於孔夫子。因此子思著〈中庸〉乃一脈師承於孔夫子所教的大道。

孔夫子嘗云：「述而不作」。因此，孔夫子所教授的大道，是由敘述古聖先王之道而來。古聖先王之道，始於伏羲氏之作《易經》，當時尚無文字，伏羲氏作《易》，發明陰陽兩畫，畫成八卦，以至重為六十四卦而已。那些卦，一般人看不懂，只有聖人看得懂。歷代聖人一看就知其中含有大道，以是聖聖相傳，傳到周家時，周文王、周公，用文字解釋卦爻。

但一般人還是看不懂，直至孔子作《周易繫辭傳》等十篇文字，詳述《易經》的義理，而且特別把《易經》的本體定名為「太極」。此「太極」就是〈中庸〉所據而言「天命之謂性」的「性」，亦即人人本具之「本性」，也就是佛家所說的「真如本性」。

子思作〈中庸〉，就是有系統的闡釋《易經》的道理。《易》理是中華文化的根本，了解此根本之後，依之而學，就可學成聖人。雪廬老人曾云：「中華文化所言成聖，亦即佛法所言成佛。成聖、成佛是一回事」。現在就與諸位一同研讀〈中庸〉第一章。

中庸首章

首先恭讀〈中庸〉第一章經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庸」二字，漢儒鄭康成注：「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中是中和，庸當用字解，〈中庸〉乃記載中和這個道理，以為學聖之用。再則宋朝朱熹注：「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乃不偏不倚，無過與不及的中常之道。此兩種注釋，可以並存。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天命之謂性」，乃言道之本體。此性人人本有，是謂本性。「率性之謂道」，率性，就是順乎本性。人人皆有本性，人皆可以學為聖人。學聖之道無他，順性而已，故云「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率性學聖，就是脩道。脩道不但自己脩，也要將此道弘揚出去，教化他人，共同來脩道。教化他人就是教育，自古以來，教育的根本即教學者脩行此道。故云「脩道之謂教」。

脩行此道，就是實行率性之道。率性就是開發人人本具之心性。性雖本有，但因人人迷昧而不自知，所以聖人教人率性。率性成功即是本性開發完成，即能成聖成佛。如此則世間生老病死問題即能圓滿解決。就佛法說，率性率到斷盡無明，就是了脫分段生死，變易生死、而證佛果。（待續）

中庸第一章研讀（二）

——民國九十九年元旦講於臺中蓮社

●徐自民講述
●黃德川敬記

天命之謂性

「天命之謂性」此性無形無狀，很難解釋。漢儒鄭康成注解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中華文化所說的「天」，是天然、本然之意。「所命」，由本然之體而起之相為「命」。本性是靜態，寂然不動，一動就有相，就叫做「命」。此注，一般人仍不易明瞭。

今以佛家馬鳴菩薩所著《大乘起信論》解釋。真如本性如如不動，聖人來到世間教化眾生，不能不動，動則為業。凡夫眾生動則不覺，而有無明。一有無明，就起了三種非常微細之相：業相、能見相、境界相。此三細相就是「命」。

聖人不然，動則覺照，動靜一如，天命全體即是本性，故云「天命之謂性」。性體如如不動，是靜態。命，是動態。聖人覺知本性，已證本性，但為教化眾生，不動而動，即以人身出現世間，普度眾生。至於應度已度，即離開人世。聖人離世，身體雖滅，但本性不滅，又至另一個有緣之處現身教化。凡夫不明本性，困於無明，長在六道，生死輪迴。聖人度眾生了生死，成佛道，務在教化眾生覺悟自性，方能正確的脩行。所以〈中庸〉開宗明義就說「天命之謂性」。

心物融合一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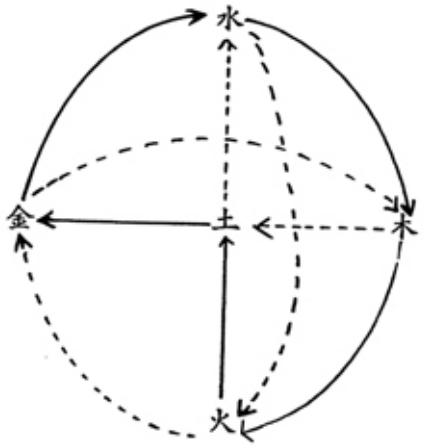
本性是體空相有，古人只在相上注解，令人參究而已。所以鄭康成即從太極所起的五行來解說。他說：「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木金火水土，配合東西南北中五個方位，詳分身心

萬有類別，每一類別皆有五分，皆自五行分出。

中國哲學講「心物合一」，佛法講「萬法唯心」。木金火水土是物，仁義禮信智是心，心物融合一體，故云：「木神則仁」：東方木，在人身屬肝，在人心則是仁。春來草木冒芽生長，表現天地之德，就是生長萬物，這就是仁，故木神為仁。「金神則義」：西方金，在人身屬肺，在人心則是義。秋來草木凋零，五穀成熟，則須收割。氣候四時運轉有一定的道理，這都是合乎義，故金之神為義。「火神則禮」：南方火，在人身屬心，在人心則是禮。火有照明的作用，將一切事理照得清清楚楚，用在人事上，有條理，有規矩。這就是禮，故火之神為禮。「水神則信」：北方水，在人身屬腎，在人心則是信。江河海洋之水潮汐有一定的時辰，何時漲，何時落，信實不爽，故水之神為信。「土神則知」：「知」讀音釋義皆是「智」。中方土，在人身屬脾，在人心則是智。智慧隨中央土遍布四方，四方皆有土，猶如古代天子治理天下，四方皆是天子治理的土地。天子治天下，要有智慧，故土之神為知。治理天下，必須智慧，同時也要有信實。所以先儒亦認為，中央土兼有智信。

再說北方水，也有智的意義，如孔子說：「智者樂水。」所以先儒也認為北方水兼有信智。

（。相現的性本說解來常五、行五從即成康鄭以所，有相而空體是性本）
（碑常五心中洲亞學大詩卑大拿加）



天命之謂性的「性」字，就是《易經》所說的太極，也就是《起信論》所說的真如本性。此「性」真空，不易明白。鄭康成就拿五行來解釋。五行包含宇宙人生，森羅萬有，皆是由太極所起的形相。但此種解釋有何根據，根據就在《周易繫辭傳》裡。

《周易繫辭上傳》：「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虞翻注：「天數五，謂一三五七九。地數五，謂二四六八十。一六生成水，二七生成火，三八生成木，四九生成金，五十生成土」。（虞氏此注，據揚雄《太玄經》。五行來自天地陰陽，天地陰陽來自太極。）

北方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南方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東方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西方地四生金，天九成之，中央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五位相得，生成五行。

中華文化即言「心物合一」。講「心物合一」是令人易於了解的一種講法，其實是心物圓融在太極中。太極未生陰陽兩儀之時，心物渾然一體。生兩儀之後，即得陰陽兩箇數字。陽是奇數，即是天數的一三五七九。陰是偶數，即是地數的二四六八十。由天的五箇奇數，地的五箇偶數，相合而生五行，以至由五行生出宇宙人生萬有之相，由萬有之相追溯其根源，就追溯到太極，就可以明心見性。

凡夫眾生不覺太極生兩儀，而起無明，迷昧自心太極，就成為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就是第八識，有見分，代表心智，有相分，代表物質，心物合而為性命。（待續）